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# 烈焰红妆

 **eBOOK**  
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

## zzzz 第一章 岷山峰顶红衣女

岷山峰顶，尘外境，雪意骄。

银雪飘坠的冬夜里，一名白衣少年手持长剑，将剑招舞的密不透风，漫天落下的雪花，竟没有一片沾上衣襟。须臾，他剑招渐缓，朗朗念道：“鸟躁晚晴随雾散，萤摇秋梦带星来……”他将诗词融入武学，一招一式都显得俊秀风雅，待一套剑法将近舞完时，他将长剑往空中一掷，在空中转了几转，而后无声落地，长剑已在背后的剑鞘里。

“徒儿见过师父。”白衣少年朝东边微微拱手。

银白的旷野上忽然传来一阵轰隆的笑声，大笑未止，一条人影已出现在少年的眼前，他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粗壮汉子，眼中露出赞赏之意。

菩叶般的手掌拍上少年的肩膀，满意地笑道：“你的剑法已经练得炉火纯青，看来这段日子你并没偷懒。”“不知师尊此行可有所获？”白衣少年剑眉星目，俊逸无比，是眼前大汉的嫡传弟子。“事实上为师替你带回一个女伴，因为怕你终年只见我这个莽汉，日子会太无趣。”语毕，拉了徒弟就走。他体型虽然壮硕，脚步却十分轻盈快速，不一会儿，雪地上已经没有了两人的踪影。

到了师徒两居住的石屋中，大汉指指床上躺着的女婴，说道：“喏！就是这娃儿。”少年蹙起了眉头。“她是凡人，而且体内有邪物。”他说出观察后的感想，随即看向师父，他知道行事怪异的师父肯定又做出了惊人之举。

“你也看出她的不凡之处了，真是孺子可教也。”“师父，您这次不是跟着天兵们前往岐牙山除魔吗？结果如何？”大汉名为百里芜虚，是个仙术武功皆不凡的仙人，却因不喜天庭的生活，而独自和徒弟沈轩之居住在岷山顶。因为爱凑热闹，百里芜虚日前参加了岐牙山的剿魔行动。

“打了半天，大魔头竟溜掉了，师父我当然是舍命追赶，和他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神魔大战，为师一招……”百里芜虚滔滔不绝地说道。

“师父！”沈轩之低吼，百里芜虚顿时住口。他们两人虽名为师徒，实际上性如顽童的百里芜虚，对他早熟、沈稳的徒弟却是又爱又怕。

“好嘛！我说重点；大魔头自知不敌，临死前，将魔族至宝——万魔蚁穿珠送进了这娃儿的体内。”“为什么师尊会有这个婴孩？莫非你又忘了天帝规定我们不可在人间斗法之事？”沈轩之忍不住提高声调。他这个师父是个远近驰名的散仙，沈轩之实在不敢保证他在缠斗时还能记得仙规。

“好徒儿，师父没有违反天规啊！”他慌张地摆手，就怕沈轩之会责难自己，“这也是天意使然，她是个被遗弃在荒野的弃婴，好死不死就成了魔珠的宿主。唉！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”“您就这样带她回来？天庭岂会不闻不问？”他冷冷地问道。“谁也不会知道的，我先把大魔头的尸体交给天兵天将，才返头抱她回来，他们一定以为魔珠已经被销毁，绝对不会想到会在一个女娃儿体内。”他得意一笑。

“敢问师父对她有何打算？”这的确是师父任性的作风，他心中一叹。

“刚才为师不是说了？当然是给你作伴，当你的小师妹喽！”百里芜虚好不得意，女孩儿通常比较温柔，也许有了这女娃儿作伴，他这个徒弟的性情就不会冷漠如冰了。

“那她体内的魔珠怎么办？”他瞪了师父一眼，十分不满师父把整件事当成儿戏，一点也不顾及日后隐藏的危机。

“魔珠如果强取，这女娃一定没命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为师也一再教导你仁德的重要，不是吗？”这个问题他早在回来的路上就想好了，百里芜虚清清喉头，缓声笑道：“这是我给你的最后测验：想出一个既能保住人又能保住魔珠的良计，而且还要把你师妹教的和你一样出类拔萃，事成之后我就放你艺成下山，否则……你就得陪我这个鲁莽汉子过上千年万年喽！”沈轩之挑高一道眉，似笑非笑地开口：“您莫要后悔。”百里芜虚将女婴放到沉轩之怀里。“我已经为她想好名字了，这娃儿眼中带有蓝色波光，唇色艳红，长大后定是个绝色美人，就叫她蓝若霓好了。”“不，她裹在深红色雪罗之中，我要叫她红儿。”沉轩之轻哼一声，随即抱着他的小师妹离开了百里芜虚的视线。

从此，女婴不凡的际遇于焉展开……天庭界笙歌仙曲不绝耳，落花万点吹醉面。

东侧的天界花园里，一名黑衣男子正悠闲地坐在软椅中品茗，视线落在眼前舞者的身上。他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人，挺鼻、薄唇，气宇不凡。仙婢的舞姿曼妙高雅，但这种千篇一律的表演，看久了也是了无新意，凌宇尘只好把她们当成陪衬的背景，少了她们不会减低他饮茶的雅兴，多了她们也只是增添一些声音、影姿。

“怎么，日子过得太清闲了？连仙曲都不能振奋你的精神？”花园出口立着一位头戴龙形王冠的白发老者，他一眼就看穿了黑衣男子的意兴阑珊。

“陆下。”黑衣男子起身，俊脸扬起一抹淡笑。

“朕看你最近似乎闷得发慌，不知你是想好好休息一下，还是因为少了对手，所以凡事提不起劲？”天帝笑问。

凌宇尘挑高一道浓眉，似笑非笑地扬起嘴角，想起了自己的死对头，沉轩之——他是天帝最钟爱的小女儿宓儿的夫婿，仙术超凡，但是脾气古怪，只依自己的好恶行事。

沈轩之傲气凌人，这种臭脾气终究惹恼了天界的掌权者，因此天帝不惜说他那好玩成性的女儿重新下凡投胎，要沉轩之下凡寻妻，以挫挫他的傲气。

自从沈轩之下凡寻妻后，凌宇尘的日子即变得十分枯燥乏味；漫长的天界生活，少了一个人斗嘴、比划仙术，当真是无聊得紧。

“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下凡一趟，活动活动筋骨？”天帝说出了前来花园的目的。

“当然愿意。”凌宇尘一听，马上提起了精神，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，听到有事可做，立刻就竖起了耳朵。

“蛰伏已久的魔族，据闻又在人间出现，我想派人下凡查访一番。”天帝一顿，接着又道：“本来是想派你和沉轩之共同调查，你们俩向来一起行动，默契十足，不过他既然下凡追妻，现在纵使有天大的事，他也不会理会，看来你只有再找一个人配合了。”“既然只是调查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”“魔族既有复出的打算，就不可掉以轻心，还是找个人和你一起下凡，彼此也有个照应。你可有适当的人选？”天帝坐了下来，给凌宇尘时间思考，而后顺手招了招，一名红衣女侍随即递上一盘仙果。

“如何？”天帝看向凌宇尘，后者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女侍看，嘴角随即

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。

“我已经有人选了。”凌宇尘神秘莫测地开口。侍女身上的红衣，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人艳红的唇、绛红的衣裳、烈焰般的脾气……“陆下，我要找的人，脾气有点难缠，恐怕必须请您先降下圣谕才行。”“喔？对方是谁，竟连你这个智多星也请不动？”凌宇尘扯出一抹嘲弄的笑，淡淡地宣布答案：“蓝若霓——沉轩之的师妹。”“沈轩之的师妹？”天帝轻捻白胡，好奇心显然已被勾起，他坐直了身子，准备听个明白。

“还记得沉轩之私自让徒弟下凡投胎，转生为苏家三千金之事吗？”天帝“喔”了一声，记起当时为了处罚沉轩之罔顾天规，特地命他们夫妇回返天庭一日，期间则派凌宇尘下凡捣蛋。

“陆下是否还记得，我下凡后制造的波折，全让一个神秘的红衣女子破坏？”“莫非她就是蓝若霓？”“没错。”笑意涌上凌宇尘的黑眸。她那样奇特的身手，以及集美丽冷凝于一身的女子，当真令人难忘。

“你确定要找她与你同行？”天帝疑惑地问口，心想，她既是沉轩之的师妹，脾气应该也相当难缠。

“没错，她的身手我见识过，我确信她是最合适的人选。”其实，想再见蓝若霓一面才是他真正的目的，这一次，就当做是假公济私吧！

“凭你的能言善道，何需用到我的令牌？”天帝颇为好奇，凌宇尘的人缘在天庭相当好，尤其是在女性方面，只要他展开笑容，很少人不买帐的。

“这也和上次的人间之行有关。她既是沉轩之的师妹，当然不满我下凡制造波折，她认为我是棒打鸳鸯的无聊神仙，对我的印象极为不佳。”“那她就是第一个不被你的笑容所迷惑的女子了。”天帝取笑道，同时对蓝若霓也产生了兴趣。

“再加上她师兄沈轩之的妻子宓儿再次下凡，使得沈兄必须闯破十个难关才能与要妻重逢。蓝若霓现在把这笔帐全算在我头上，对我更是恨之入骨。唉，亏我还好心地留在石屋，等着通知她这个消息，没想到差点被她用鞭子轰出去。”想起不久前石屋的二次相逢，他淡淡一笑。

“她的个性这么火爆？”天帝呵呵一笑，随即伸手掏出了令牌。

“看来我得助你这小子一臂之力喽。”“多谢陆下。”他伸手接过令牌，露出极为自信的笑容。

“别让我失望。”天帝笑着与他道别。

凌宇尘微一拱手，踩着潇洒的步伐飘然离去，打算上岷山，三会蓝若霓。

岷山顶，时值季节转换，正所谓是：蝉摧残暑去，雁带早凉来。红叶万山霜，围篱菊醉时。

早秋虽然为山林增添色彩，但位于山顶处的石屋周遭却是光秃秃的，因为此屋的主人是个讨厌花草的中年汉子。

“若霓！你有没有闻到花香味？是哪个天杀的？敢将水芙蓉的香气带进来。”中年汉子名为百里芜虚，是个与世隔绝的尘外仙人。

大汉身后步出一名女子；雪罗制的长裙、云锦裁剪的衣裳皆是烈焰般的火红，她双眼冷如秋水、澄静无波，唇色如霞光般艳红，眉心之间有点新月红痣，绝丽的面孔上不但有如冰的冷凝气息，还有烈火般的灼热感，这两种极端的组合，在她精致过人的五官中，却带着某种奇异的协调。

“是我从师兄那里带回来的。”她轻笑，将身后的水芙蓉细心地插在桌上

的空瓶里，脚踝系的两串铃铛，随着她的移动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“你师兄？！你竟然下山去见那个臭小子？你是存心要气死我吗？他到底要你做什么？”他发出一阵怪叫，像只暴躁的大熊般开始在原地绕圈。

“师父不爱听，若霓就不说了。”她垂头遮住笑颜，打算作弄一下她口是心非的师父。

“等……等一下。”他果然上当了，立刻一个箭步冲到徒儿面前，这才发现到她正用一双似笑非笑的眸子瞧着自己。“你这个鬼灵精，连你师兄作弄人的本事也学会了。”“师父，到底您和师兄是为了什么事斗气的？”蓝若霓叹一口气。自她幼时起，她就常常看到师父和师兄为了某事而争执不休，没想到如今她已经长大，修炼成仙了，两个人还在为某事斗气。

“没事！反正，我是不会认输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逼他说出来的。”他信誓旦旦地指天立誓。

蓝若霓但笑不语，说到顽固，她的师父可是无人能及的，她记得数千年前的一个夜里，师兄沈轩之忽然离去，他仅淡淡地吩咐她要好好照顾师父，而后即只身一人浪迹天涯。

经过长时间的旁敲侧击，她才知道他们师徒两人打了一个赌，赢的虽然是师兄，走的却也是师兄。至于打赌的内容是什么，她的师父至今仍只字不提。

“师父，其实师兄一直挂念着您，我和师兄每隔半年联络一次，谈的多半也是师父。”她软声相劝，知道百里无虚是刀子口菩萨心，明明关心徒弟的一举一动，却偏偏爱用怒气隐瞒他的关怀。

“他……最近过的好吗？”他背向蓝若霓，粗声粗气地问。

“师兄下凡去了。因为天帝将宓儿姊姊送下凡尘，师兄已经追去人间了。”她皱眉，不觉想起了在师兄住处遇到的黑衣男子，亦是天帝的得意助手——凌宇尘。

“喔！他那个臭脾气我早知道会惹祸！”他口里虽然这么说，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全神贯注地准备听故事。

蓝若霓体贴地递上一杯热茶，开始叙述不久前才发生的事——沉轩之离去后曾经收了一只灵狐为徒，他不但让徒弟转世为人，更让她下凡了结情缘。他的举动触犯了天规，所以天帝命令沈轩之夫妇二人上天庭一日，其间则派人下凡捣乱。

“我上回下山就是帮师兄照顾他的徒弟。”她将整个事件简述一次：“如今事情是圆满结束了，可是天帝却将宓儿姊姊送下凡尘，还要师兄闯过十难才可以与妻子团圆，真是太过分了！”“就这样？”百里无虚像吃了定心丸一样，他以为沉轩之擅自运用转生之轮，会受到严厉的天规处治，没想到天帝竟然肯网开一面。看样子天帝和自己一模一样，对沉轩之的出类拔萃又爱又喜，对他的冷淡傲慢却是又气又恨。

“没事没事，是该有人挫挫他的锐气了。”百里无虚摆摆手，知道爱徒不会受太大的苦，倒是对蓝若霓的人间之行担忧不已。

“乖徒儿，你这一次的凡间之行还顺利吧？”他暗自打量蓝若霓，想看看她是否有什么不同。

她像个小女孩般笑着转了一圈。“人间真是一个有趣的地方，而且我在面对凡人时都觉得特别亲切呢！”“你该不会不想当神仙了吧！”百里无虚紧张极了，如果他的宝贝徒儿真的动了凡心，不但他会舍不得，还会有更严重

的事发生……“师父，您想到哪里去了？师兄说过我是由人修炼成仙的，难免会对人间多了份眷恋，仅此而已。”“你师兄把你的身世说出来了？！”他一震。

“师父，您为什么这么紧张？每一个人都有根源，我当然也有啊！”她不解地，随手为师父斟满一杯茶，接着道：“莫非师父是担心我会下凡寻亲？只是此事已过了几千年，若真要寻亲，倒是棘手得很。”蓝若霓站起身，嫣然一笑，随即走到窗边，将温暖的阳光迎进屋内。

正当她在欣赏山景时，忽然发现远方出现一点人影，她在看清楚来者后，眉头一紧，立刻将窗户掩上，跟着转身冲出屋子。

蓝若霓施展上乘轻功，纵身一跃飞向半空，尚未落地即已扬起左手，夹着劲风攻向来者的肩头，她的掌快，对方避的也快。他将左肩一斜，右手成爪向上一抓，蓝若霓提气向后一跃避开，转了数圈而后翩然落地。

“这是你们岷山的待客之道？”凌宇尘笑着询问，目光锁住跟前这个充满敌意的红衣美人。许久不见，她的脾气还是一样的火爆。

“岷山不欢迎你这种人，你还是趁早滚蛋，免得我动手。”她冷哼，一只手始终握着长鞭。

“蓝若霓，我们之间有仇吗？还是我这张脸真的让你感到讨厌？”他笑着抚摸自己的脸，戏言道：“应该不会吧！数千年来，我还没听人抱怨过我的长相。”“我没时间听你的疯言疯语，你到底来岷山做什么？”她不耐烦地瞪着凌宇尘，暗自期望自己能在师父未发现前将他赶走，以免好客的师父留他下来。

“我是专程来拜访令师的，顺便来探望你。”明明知道蓝若霓手上的红鞭已经蓄势待发了，他还是忍不住想逗她。虽说美人含羞带笑最是美丽，但蓝若霓的怒颜还是一样的美。

“我师父不见客！”她手上红鞭一扬，如飞蛇般刺向凌宇尘。

红黑两条人影在平地上再次大展身手，凌宇尘只守不攻，忽地，他觑了个空，马上提起真气大喊：“在下凌宇尘，有事求见！”缠斗中只听见上头传来一阵兴奋的笑声，蓝若霓低咒一声，霍地住手，退开数步，冷冷地道：“别和师父说我认识你，还有，千万别留下来过夜。”“喔！为什么？”他扬眉笑问。

“我怕控制不了自己，半夜会去刺杀你！”语毕，她一跃而起，登时如彩蝶般消失，空气中只留下她的甜香，和叮叮当当的悦耳铃声。

“是谁要见我？”一阵疾风卷来，霎时凌宇尘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中年壮汉。

凌宇尘吃了一惊。沉轩之和蓝若霓的师父是他？！他完全不像那两个徒弟般冷淡缥缈，反而热络的像要见老朋友似的。

“是你这个小子要见我？”百里芜虚边打招呼边评估对方；他长得没他徒弟沈轩之俊俏，不过也是个美男子，加上他的身子又高又结实，风度翩翩气宇下凡，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男子气概。

“我欣赏你！来来来，今晚就住下来吧，我们边吃晚膳边聊。”百里芜虚不由分说地拉了他就走。

凌宇尘微微一笑，顺着他回到了小屋。

“若霓！乖徒儿，今晚有客人，快准备酒菜！”还未到门口，百里芜虚就扯开喉咙大喊。

门“啪”一声打开，两人眼前立着一个强颜欢笑的绝色美人。她先对百里芜虚温柔一笑，然而在面对凌宇尘时，一张俏脸却凝成了万年寒冰。

“盛情难却，凌某叨扰了！”他在进门时低语，觉得她的冷漠相当有趣。

晚膳席间，百里芜虚得知凌宇尘来自天庭，忍不住兴奋地问东问西；自从和沉轩之吵嘴后，数千年来他都在闭关苦思输给徒弟的原因，对于外界的事反而不予理会。今天难得来了一个天庭贵客，加上又是他欣赏的典型，于是他立刻就将凌宇尘当成忘年之交，天南地北地聊开了。

“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个小伙子，喂！你娶妻了没？”几杯酒下肚，他大手勾住凌宇尘的肩，十分热络地问。“你看，我这个徒弟很漂亮吧！不是我夸口，什么九天玄女、天界仙子都没有她艳光四射吧！”“师父，您喝多了，我去为您冲一杯百花茶解酒。”这也是她讨厌访客的原因之一，百里芜虚只要三杯酒下肚，就会向每一个来访的仙人推销徒弟。

百里芜虚听到百花茶后身子一缩，露出了害怕的表情。他极为讨厌花，相对的也讨厌一切用花制成的食物和茶点。这回若霓自动要帮他冲花茶，他知道自己肯定是惹毛了徒弟。

“师父不用你服侍，快下去睡吧！”他头也不敢抬地挥挥手，直到听到了逐渐远去的铃铛声，正想庆幸自己逃过一劫时，没想到蓝若霓忽地停足，回首道：“我是该早点休息，打明儿起，徒儿打算多做些茉莉花糕、菊花饼让师父尝尝。”当铃声远去后，百里芜虚的脸已经皱成一团了。凌宇尘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害怕，倒是觉得这对师徒相处的情形十分有趣。

“我的宝贝徒儿为什么讨厌你？”百里芜虚确定蓝若霓不会返回后，面容一整，认真地问道。

凌宇尘一顿，这才明白百里芜虚将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也不再隐瞒，开始把自己和蓝若霓在人间的第一次相逢，和最近一次的碰面情形，一五一十地告诉百里芜虚。

“难怪她上次回来时会臭着一张脸，我以为是她和沉轩之起了争执，没想到她在石屋碰见的是你，难怪……”他笑得有些神秘，而后向凌宇尘招招手，要他低下头。

百里芜虚附在他耳边道：“你对她有兴趣是好事，不过我的徒儿对你没有一丝丝的好感，你唯一的希望在这里！”他得意地拍拍胸膛，诡异地笑着。“我欣赏你，如果你有什么计划，不妨说来听听，老汉一定帮你。”“眼前有一个大好的机会，只需前辈这样配合……”他双眼一亮，亦在百里芜虚的耳边细语。

两个大男人商量了老半天才取得共识。百里芜虚抬头笑道：“真希望你能成功，我这个徒弟可是很不好搞定的。唉，说来说去都得怪我，我不该让沉轩之教她功夫的，现在可好了，他们两个师兄妹的性子都冷的像冰块一样，一点也不好玩！”百里芜虚叹气，本来以为女徒儿会对他温柔些，结果不知是她性情本来就冷，还是沉轩之太会教，只要她一不高兴，他这个师父就得吃上十天半个月的百花糕、百花茶。

“不过你可不能欺负我徒弟，如果她到最后还是不喜欢你，你可不能乱来。我只是给你机会，让若霓重新认识你，仅仅如此而已，知道吗？”他警告道。蓝若霓是他唯一的女徒弟，更是他心头上的一块肉。

“我知道，多谢前辈成全。”他拱手道谢，忽然又听到熟悉的铃铛声传来。

“师父请用茶。”去而复返的蓝若霓递上了一杯香浓的热花茶，纵使师父

不知道她曾和凌宇尘结下梁子，也该知道凌宇尘和师兄是死对头，她不满师父在晚膳时对凌宇尘又说又笑的热络模样，因此才会特别到厨房冲了一大壶百花茶。

“师父—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她的声音比蜜还甜。

百里芜虚的身子抖了一下，而后认命地将花茶一饮而尽。

蓝若霓淡淡一笑，将一整壶茶摆在两人面前。“难得师父和凌公子谈的如此尽兴，两人想必十分口渴吧，这还有一大壶呢！”她说完后翩然离去，只剩下脸色惨白的百里芜虚，和盯着茶猛研究的凌宇尘。

“小子！我改变主意了，你明天一大早就把她带走。”语毕，百里芜虚立刻冲出屋外，捧着肚子狂吐不已。

凌宇尘忍不住倒了一杯花茶，拿到鼻前闻一闻，嗯，花香浓郁，该是花中极品才是。

他不信邪的轻啜一口，发现味道既香醇又爽口。

他慢慢地品茶，一面看着屋外狂吐不已的百里芜虚，觉得非常非常地纳闷……百里芜虚在身体较为舒坦时，心里也作下了决定：他的身子再也禁不住什么茉莉花糕、菊花饼了！他现在就要弃徒而逃！

百里芜虚走回屋内，语重心长地对凌宇尘说：“我要离开了，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一切，就照你所说的进行。我会留下一封信向若霓解释。现在我要你保证一件事。”“请说。”凌宇尘收起笑脸，神情转为肃穆。“你要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会用性命保护若霓的安全，你做得到吗？”“我保证！”凌宇尘郑重允诺。

“记住你的保证，否则我和我的轩之徒弟都不会饶恕你的，后会有期！”他朗声大笑，身形瞬间已在数丈之外。

就这样，百里芜虚为了不喝百花茶，不吃菊花饼，将他唯一的女徒弟出卖了！

## 第二章 畅游人间戏红颜

隔天清晨，蓝若霓起得相当早。她挽起衣袖，正准备为师父做上一整桌的“百花拼盘”，让他好好地尝一尝。

忙了一整个上午，当她端出一盘香气四溢的菊花饼时，却看见凌宇尘坐在桌前，直冲着她微笑。

“你还没走？”她眉头一紧，而后随意张望四周，找寻百里芜虚的踪影。

“百里前辈出去了，他和星君约好了要一起下棋，短时间内不会回来。”他绽开一朵诚恳的笑。

“下棋？”蓝若霓冷哼一声。她师父那种急躁的性子，从没耐性好好下过一盘完整的棋，如今竟跑去找星君下棋？这其中绝对有鬼！

凌宇尘并未发觉有何不妥之处，他伸手拿起香喷喷的饼咬了一口，嗯，色香味俱全，看来蓝若霓有双巧手。

“既然师父已经不在，我就不必演戏了。现在请你马上离开。”她纤纤玉指直指着外面，冷冷地下逐客令。



“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”他不以为意地端坐在原位，三两下已将桌上的饼吃个精光。

她面无表情，根本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用冷凝的目光瞪着他，无声地下达命令。“在人间时，被你要得团团转的是我，该生气的也是我，可是我这个人一向不记仇，再说事情早已结束，我们是不是该摒除成见，化解误会？”既然美人无意开口，他只好自说自话。“再说到上次，我留在雪山的石屋中，就是想亲自告诉你令师兄下凡之事，你非但不能体会我的诚意，反而对我怨言相向，但我还是不与你计较。”“你说完了没有？”她斜睨凌宇尘一眼，心里开始盘算秋后算帐一事；百里芜虚明知道她对凌宇尘没有好感，竟然还让她和他独处，这种不讲义气的师父，实在是该好好教训一番。

在岷山顶种上满山满谷的花，或许是个好主意！

思及此，蓝若霓满意地扬起嘴角，却听见凌宇尘兴奋地说道：“你也同意了？那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即刻出发。”凌宇尘笑着，站起身就要过来拉她的手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蓝若霓皓腕一扬，退了几步，凶狠地瞪着凌宇尘。

“你不是同意了和我一起下凡？”凌宇尘故作惊讶。

“我同意了什么？”她瞪大双眼，表情像被人打了一拳似的，看起来既狼狈又无辜。

凌宇尘笑开了脸，发现自己很喜欢看她慌张的表情，至少不会太冰冷，反而还多了几分人气。

“我刚才解释的很清楚，而你在听完后还对我微笑，这不是表示你愿意吗？”他坏心地笑笑，知道蓝若霓刚才压根儿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，虽然有点丢人，但现在却成了逗她的借口，这也算达到目的了。

“我的笑和你说的话毫无关系！”她皱眉，一点也不喜欢他那种充满阴谋的笑容。

“哦？那表示，你是因为单纯的欣赏我，所以才对我微笑喽？”他笑得更乐了。

“凌、宇、尘！”她咬着牙念出他的名字，脸上也出现了晕红，显然已气到了极点。

“你真的那么讨厌我？”他仍是好整以暇地笑着，眼里闪着不怀好意的光芒。

“难得你有自知之明！”她冷笑一声，随即打开门，做出送客的标准姿势。

“你确定不留我？你真不后悔？”他神秘兮兮地问。

“凌宇尘，岷山不欢迎你。”她美眸似冰，一只手搭在门上，一副随时想当着他的面甩上门的模样。

“唉！可怜的沈兄，如今连你的师妹都不肯帮你，你的前途多灾啊……”凌宇尘非常遗憾地开口，转身准备离去。

一条红影倏忽飘身向前，挡在他的面前。

“你又想做什么？”见识过凌宇尘的整人本领后，她肯定对方又有诡计，而且是冲着沉轩之而来。

“既然你不愿意代替沉轩之，我只好坚持令师兄和我一起执行任务喽。”

“什么任务？你明知道师兄下凡去找宓儿姊姊，哪有时间做别的事？”她俏眼一瞪，又想发火。

“所以我才千里迢迢上岷山顶，要求你的帮忙。沈兄要闯十关才能找回

妻子，你不会想再增加他的烦恼吧？！”他双眼似笑非笑，吃定了她会低头。

“你……到底是什么事？”凌宇尘将魔族复出一事简述一次，接着从怀中掏出了天帝亲赠的令牌。

“天界已无能人了吗？还是你当真惹人讨厌？竟无人愿意与你同行？”蓝若霓讽刺道。

“喏！这是百里前辈离开前托我转交给你的信。”凌宇尘依然不动怒，从容递给蓝若霓一封信。她冷着脸接过，迅速看完一遍后，双眸中忽地燃起一簇危险的火花。

“下凡一事我答应你。”百里芜虚在信中只提到要她再次下凡历练，顺便代沉轩之替天庭效命。

“你绝对不会后悔的。”凌宇尘笑开了脸。

“是吗？”蓝若霓暗自在心里下了一个决定，既然他执意要她下凡，就得承担一切后果。

她立誓要凌宇尘好看，等她大展神威清除魔族之后，天界第一能手的位置就该换人坐了，到时候，她会让凌宇尘明白，岷山的人是不能随意招惹的。

面对她脸上燃起的战火，凌宇尘仍是淡淡一笑，他十分有把握她绝对不会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。

让冷漠的蓝若霓对他动心，着实比歼灭魔族来得困难多了，不过这却是他唯一的目的。

“我们既然有共识了，那就请吧。”他戏谑地弯身。忽地，一条红色身影迅速抢在他面前飘离，摆明了不想和他一起行动。

这一趟人问之行，看来一定非常有趣；他微哂，随即迈开脚步追了上去。

在岷山脚下，凌宇尘终于追上了蓝若霓，他一个飞身挡在她面前，笑着开口：“我还有话没说完！”再过一段路，就到了人间与仙界的交接处，在到达人间之前，他还是把事情说明白比较好。

“你很啰嗦！”她不耐烦地瞪视对方。

“现在人间是宋朝。”他盯着蓝若霓身上的红裳，一身精致耀眼的红色轻纱雪罗，加上她有一张倾倒众生的绝色脸庞，若她以这身扮相出现在人间，肯定会招惹来很多麻烦。

“我知道现在是宋朝。”她冷冷地回答，以为凌宇尘要嘲弄她不理世事，一张俏脸不觉绷得更紧了。“所以你的衣服不行。”他不想看见世人垂涎的目光，也不想和别人共同分享她的美颜。“你这样出现，太引人注目了。”“我上次下凡也是这个样子。”她面色一端，觉得凌宇尘的要求很不合理。

“上次你来去匆匆，当然没关系，但这一次我们要混入民间调查，不要引起旁人侧目比较方便行事。”蓝若霓不语，算是接受他的解释。她红袖一挥，须臾，已换上一身白衣。

“这样子可以了吧！”她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不行！”凌宇尘喊住她，发现她还是十分耀眼夺目。

“你存心想惹我吗？”她眯起双眼，危险地问。

“只是不想因你的美丽而惹上麻烦。”凌宇尘含笑，却看见她面无表情，一脸的不以为然。

唉！这个女人未免太缺乏反应了吧！凌宇尘心中一叹，在他的经验中，再美的女子被人称赞都会很开心，绝不是她这种表情，好象他说的是“天气很好”之类的话。

“那要怎么样？要我化妆成一个老太婆？”她反唇相稽，因为她对凌宇尘的印象实在太糟了，所以他的每一句话，她都想反驳。

“那倒不必，不如你女扮男装吧！”蓝若霓瞪他一眼，而后再次施法，换成了一身白衣，俨然一个粉雕玉琢的俊美少年。

“如何？”他要是再有意见，她就扮成一个麻脸的叫花子，跟在他身后，看他怎么办。

“好多了。”他忽地伸出一只手往她脸上一抹，转瞬间，蓝若霓的肤色已转深，不再嫩滑得令人想一亲芳泽。

“要不要再加上一些麻子？”她冷哼一声。“如果你坚持，我也不反对。”凌宇尘朝她眨眨眼，笑着离开了。

蓝若霓深吸一口气，止住胸口的怒火。和他斗嘴，她一次也没赢过，这都怪他脸皮太厚了，无论她怎么冷嘲热讽，他都可以噙着笑意响应，真是气死她了。

想到人间之行漫长无期，她心里又烦闷了起来。此时，凌宇尘忽又折返，在她耳边戏谑道：“若霓贤弟，该启程了。”他怪腔怪调地唤她，语气中有浓浓的笑意，惹得蓝若霓又怒瞪他一眼。

“你莫要后悔。”她冷冷地看他一眼，表明自己不会和他和平相处。

“对你，我绝对不会后悔。”他一语双关，挑眉微笑。

蓝若霓白袖一甩，终于明白“对牛弹琴”实在是件苦差事，尤其是对一只厚脸皮、油嘴滑舌的大笨牛！

嘉喜镇位于京城以北，此处人口繁盛，亦是凌宇尘由天界观视，浮现妖气的地方。

此时，他和蓝若霓投宿在一家客栈里。

两个人安静地享用晚膳，却听见周边的人开始谈论嘉喜镇近来发生的异事。

“听说这次高老儿的女儿也失踪了！”一个朴实老汉神秘地压低了音量。

“是吗？这已经是这半年来的第三十个了，这次恐怕也是凶多吉少，可怜呐！”

”另一个人叹息。

“咱们镇上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姑娘接二连三的失踪，真叫人心里不安。”凌宇尘竖起了耳朵，凝神细听，坐在对面的蓝若霓亦停止了进食的动作。

“该不会是有什么东西在作祟吧！不知道贺老爷有什么应变之道。”围坐一桌的人忽然异口同声地提到贺老爷。

贺天明是洞庭山庄的主人，亦是嘉喜镇上最有钱有权之人，连地方官吏也要敬他三分。

这半年来，镇上发生了无数樁女子失踪案件，官府束手无策，因此镇上的居民，纷纷将希望放在贺老爷的身上。

凌宇尘站起身，走向仍在讨论的人群，而后停在众人面前，微微拱手道：“各位乡亲，请问你们知道洞庭山庄怎么走吗？”他神态优雅，俊美非凡，众人纷纷对这个神采轩昂的年轻人注目礼。

“你认识洞庭山庄的贺老爷？”“实不相瞒，在下方才听到了各位所说之事，所谓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因此我想走一趟洞庭山庄，看是不是有可以效劳的地方。”凌宇尘诚恳的态度，赢得了众人的赏识，他们自动空出了一个位置让他坐下，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给他听，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帮助他们。

将整个“失踪案”的始末详听一遍后，他心里已有了打算。接着，他回过身，打算和蓝若霓连袂走一趟洞庭山庄。

然而，原来的座位已空无一人。

“这个女人……”他低声诅咒着。一不留神她就擅自行动，真是太没团队精神了。

他无可奈何地走出客栈，打算先去寻找蓝若霓。

淡云无星的夜，蓝若霓来到了镇外不远的树林，她闭上眼，专注地感受周遭的气流动向。

所谓的仙、魔之别，主要在于所散发的气不同；仙者修炼正道，身上自然散发出异于常人的仙灵之气，像她和凌宇尘等修持已久的上仙，更是可以隐藏自身的灵气，使外表看来与常人无异。

而魔族走的是邪门偏道，有时甚至会摄取生灵万物的精气，因此身上散发出一股邪阴之气。自小她对气息就相当敏感，可以轻易地感受到仙气或是邪气。师父和沈轩之都告诉她这是天生的能力，而此刻，也正好派上了用场。

她闭目凝神，和着夜色，试着感应魔族出没的地点。

蓝若霓忽地睁开眼，往东边走去。她一心一意只想早点歼灭魔族，回岷山过安宁的生活。

“你想上哪去？”一条黑影条地跃入眼前，正是随后跟上的凌宇尘。

“是你。”她微微一愣，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赶来了。

“你应该留在客栈等我。我们是伙伴，记得吗？”他俊脸微愠。虽然知道她的本领和自己不相上下，但他仍然十分担心她的安危，毕竟她的人间历练并不多。

“我喜欢速战速决。”她瞄他一眼，实在不懂他在客栈打听消息的用意。

“你不该一意孤行，既然我们任务一致，就该互相照应。”他耐着性子向蓝若霓解释。

“反正我已经查出魔族的藏身处，今晚就可以一举消灭他们，不用再照顾来照顾去的，不是吗？”她一个飞身，已向东边急奔而去。

“等一等！”他大喊，无奈她仍是头也不回地急驰而去，凌宇尘在无奈之余，只好将手中的扇子运劲掷了出去，早她一步钉在她眼前。

“凌宇尘！”她止住脚步，回头给他一个火辣辣的瞪视。

“你别冲动。”他走向前，取回自己的扇子，心平气和地开口。

我们下凡的目的就是歼灭魔族，现在已经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，你非但不采取行动，还说我太冲动？”凌宇尘朝她勾勾手，示意她过来。蓝若霓冷着脸走向前。

“知道我刚才打听到什么吗？”她瞪他一眼。他根本是存心为难她嘛！半途就离席的她哪知道那么多。

此时，一阵柔和的晚风吹过，将蓝若霓特有的幽香传送到他的鼻前。凌宇尘把握住机会，轻轻按住她的柔肩，在她的脸颊上吻了一下。

“你好香。”他笑着开口。

“你——”她怒不可抑地抬起头。

“一时情不自禁。”他高举双手，一脸无辜地道。趁她出手打人之前，他赶快接着道：“死去的人从五岁至二十岁之间不等，而且出生的时辰皆属阴气最重的时刻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她皱眉，神情严肃。

“依我猜测，若真是魔族之人下的毒手，目的应是取得她们的阴性魂魄，至于用途，就值得我们调查了。”“既是如此，我们现在更应该立即将他们一网打尽，免得有更多人受害。”想到他们无端杀人、摄取魂魄，蓝若霓就气愤难平。

“魔族只在月圆时犯案，半年来，平均一个月圆之夜掳走六名少女。倘若今晚就去，只会打草惊蛇。既然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藏匿处，不如先在此守着，等确定掳人的目的后，再一网打尽。”凌宇尘说出初步的计划。

蓝若霓觉得他的方法很合理。看不出来他平时嬉皮笑脸的，没想到却是一个计划周密的人。

“你现在很欣赏我了吧！”他看到蓝若霓神色转为和缓，忍不住又凑向前，厚脸皮地自吹自擂着。

“无聊！”她眉头一紧，退了几步，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这么爱逗自己。

嬉闹之际，远处忽然出现火光以及吵杂的人声。凌宇尘和蓝若霓极有默契地跃向树干，任由夜色及绿荫藏住自己的形影。“快！分开来搜！一定要找到小姐。”为首者是一名中年汉子，他手持火把，衣着尊贵，正发号着施令。

“没找到小姐之前，谁也不准回去。救回小姐的重重有赏。”他高喊道，火光映照出他沉重的脸色。

一群家丁手持火把及大刀，纷纷散开，一时间，树林各处都出现了点点火光。

下令搜查的中年汉子，正是洞庭山庄之主——贺天明，今天早上他发现唯一的掌上明珠不见踪影，当下即派出大批手下全面搜寻，然而一天下来毫无所获。

就在此时，远方传来了一阵模糊的尖叫声，一群人立刻朝声响处涌去，而凌宇尘和蓝若霓也施展轻功飞身而去。

两个人的脚程极快，不一会儿就到达了树林的最东边。蓝若霓一个飘身跃下，立即闻到一股腥臭味。

“小心！”凌宇尘叮咛，随即开始戒备。方才的女音一闪而逝，但确实是由此地发出。

“你们是谁？好胆量！”忽地，一阵阴冷的声音由地底窜出，随即由地下冲出三个人，飞快地攻向凌宇尘与蓝若霓。

两人分别抽出飞扇和软鞭，随即和对方打了起来。对方一招一式都极为险恶。

蓝若霓在打斗的同时，发现地面有一个布袋，里面似乎有东西蠕动。她心念一动，红鞭一抽，立即将布袋凌空卷起。

凌宇尘伸手接过，迅速将布袋封口打开。一个神情憔悴的少女，由袋中探出头来，她一见到凌宇尘，乍惊还喜，忽地又晕了过去。

“若霓！人已经救到了，我们先退。”凌宇尘喊道，并不想打草惊蛇。

蓝若霓应了一声，立即飞身上树，准备离去。

“往哪里跑？”一道人影倏地从天而降，硬生生又将蓝若霓逼回地面。“你们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竟也想坏我的好事！”出现的第四个人极为高瘦，森冷的眸子闪烁着青光。

他拟指成爪，“刷”一声攻向蓝若霓，招式既狠又毒，一时之间，蓝若霓已被逼退了几步。

“若霓小心！”凌宇尘飞扇一掷，以最快的速度击败三人，连忙赶去协助她。

蓝若霓被逼得直往后退。为了避免身分曝光，所以她迟迟不肯使出仙气，只得挥动软鞭，一时之间也难分胜负。

此时人声逐渐逼近，与蓝若霓对峙之人也不想久战。他提气，发出一声怒吼，掌中立即传出阴冷腥臭的魔气。

蓝若霓眼明手快地避开，正想乘机隐退时，一柄长剑忽地朝她心窝射来。

她卷动红鞭想扫落长剑，奈何对方又欺身向前，一手出掌，一手发剑，蓝若霓一时无法出招，只得任长剑近身——此时一条黑影凌空飞来，在她鼓动仙气接收对方的魔掌前，黑影正巧替她接下那一剑。

“凌宇尘！”她大呼出声，才发现他为了挡那一剑，左腿已被刺穿了。

“你们是天界的人？”男子霍地住手，双眼充满愤恨之意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蓝若霓扶起他，关心地问。

凌宇尘不语，仍是紧盯着眼前之人。果然，对方趁着若霓弯腰探视之时，又举掌攻了过来。

凌宇尘扇子一掷，击中了他的肩头，自己更出手接了对方一掌。

功力高低立即见真章，他口吐鲜血，被凌宇尘震退了好几步。

“天界人，第一回我输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捂着心口，恶狠狠地问道。“凌宇尘！”他淡淡地回答。

“我是阎清，你会后悔伤了我。”他在化成轻烟时，犹不忘出声诅咒。

“我们走着瞧。”凌宇尘仍是淡然一笑。

蓝若霓起身想追，却被一双铁臂抓回。她被按在凌宇尘的胸口，后者低哑说道：“不准追，太危险了。”“他已经受伤了，现在不追更待何时？”她皱眉。

“我为你挨了一剑，就听我一次吧。”他咬着牙，忍受着腿部的剧痛。

蓝若霓见他痛得五官全扭成一团，也不忍丢他一个人在此。

此时，贺家的人已赶来。

“公子！请问此地发生了何事？”贺天明闻声而来，一眼就看见两人。

“在下凌宇尘，路经此地，想必袋中之人就是你们要找的女子。”他忍痛指了指身后的袋子。

“梅心！真的是你。”他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他的爱女。

“凌大侠，是你救了小女？”贺天明双眼濡湿，感动莫名。

“举手之劳，毋需挂心。”他一抬头，似乎看见两道人影迅速闪入家丁群中。

“凌大侠，请上敝庄疗伤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一定要好好答谢。”凌宇尘不动声色，明白此刻魔族的人已混入了洞庭山庄。他淡淡一笑，回答道：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贺天明立即吩咐手下抬出软椅，扶他坐好，立即返回山庄。

沿途，蓝若霓静静地跟在队伍身后。凌宇尘忽地唤道：“若霓……”他压低声音，神秘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趋近他身畔。

“你知道吗？自古以来，救命之恩都要以身相许的。”他邪邪一笑，看她又胀红了脸，他才满意地躺回软椅。

现在他手上的筹码越来越多了，相信不久之后，他就可以赢得美人心了！

### 第三章 芙蓉帐暖从此醉

蓝若霓莫名其妙地成为服侍凌宇尘的“小厮”。

贺员外对凌宇尘的“救女之恩”，感激得五体投地，更将他接进了洞庭山庄最豪华的客房。

每天差人送来山珍海味不说，各式各样的补品更是一担又一担地抬进了后院。

对于贺员外的心意，凌宇尘全部“照单全收”，只除了一项——举凡煎药喂饭、更衣换药等贴身工作，他只愿意让他的“小兄弟”蓝若做，婉拒了贺员外精心挑选的所有丫鬟。

“贤弟！我口渴了。”此刻，凌宇尘躺在床上，怪腔怪调地唤着。

门“啪”一声推开，蓝若霓瞪着他，手上正拿着药材，显然正准备替他熬药。

“你不要太过分！”她气红了脸，这几天来，他的要求越来越多，就差没要她谈琴舞剑来解闷了。

他看见她手上的药，得意地笑了。

“你很关心嘛！”“少臭美了！我只是不想欠你人情。”俏脸一红，她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若霓——”眼看她又想躲开，他急得大叫。“你不要走，我是真的有事……”他做势要下床，跟着“砰”一声跌到了地上。

“你这个人——”她听到声响后，直觉地回头，竟看见凌宇尘四肢成大字型躺在地下。

她快步走过去，才发觉他平躺在地，黑眸闪着促狭的笑意，正似笑非笑地瞅着她。

“我想我的脚受伤了。”他无辜地眨眨眼。

蓝若霓赏给他一记白眼，这家伙简直比豆腐还容易碎！他真的是天帝的得意助手吗？为何随便一跌就受伤了？忽地，她眨起眼，想起他以前的恶行——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被他耍弄，既有前车之鉴，她不得不小心。

“你是不是故意的？！”“你好狠心，也不想我为了谁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？”他又提起了胁迫她的王牌。

“‘施恩不望回报’这句话对你没意义吗？”她咕哝出声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就是不该让凌宇尘替她挡了那一剑，现在可好了，他咬着恩人这个名目对她予取予求，只怕会继续纠缠下去。

“我只知道有良心的人，都是‘以身相许’来报答救命之恩的。”他嬉皮笑脸地撑起上半身，等待她伸出援手。

“无赖！”她低啐，不情愿地伸出手。

“谢谢。”他不以为意，将全身的重量挂在蓝若霓的肩上，明目张胆地将头凑进她的颈部，吸吮她的淡香。

“凌宇尘——”她一边扶起他，一边警告他不可轻举妄动。

他邪邪一笑，伸长手臂，将她搂得更紧，还在她耳边轻轻呵气，低声道：“若霓——你好香。”蓝若霓俏眼一翻，抓住他不规矩的手，肩膀力道一施，旋即将他高大的身子扔上床。

“你生气的模样十分迷人，轻嗔薄怒的表情，更增三分丽色。”他忽地勾住她的脖子，将她压入怀中。蓝若霓伸手抵抗，却被他压得更紧。

“嘘！窗外有人。”他小声地解释。

怀中的蓝若霓一僵，果真静止不动了。凌宇尘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光明正大地享受美人在怀的滋味。

“凌大哥！”门“砰”一声被推开，来者正是贺员外的掌上明珠——贺梅心，她看见凌宇尘搂着他的兄弟“蓝若”时，一双眼立刻喷出了嫉妒的火花。

“有事吗？”凌宇尘不理睬怀中人的挣扎，笑着看向贺梅心，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姿势有多暧昧。

“他在帮你换药吗？为什么整个人贴在你身上？”贺梅心冷哼。她始终无法对蓝若产生好感，一个比女人更美的男子，看来就是不顺眼。

蓝若霓闻言，以手肘撞向凌宇尘的肋骨，后者痛呼一声，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开怀中佳人。

“你好好休息，我替你煎药去了。‘大哥’！”蓝若霓警告性地瞪他一眼，臭着一张脸离开。

凌宇尘的目光紧追着她的背影不放，就连关上门了，他的目光还是舍不得移开，直到一张充满怒气的脸跃至眼前，他才想起屋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

“贺姑娘，有事吗？”他淡然一笑。

“凌大哥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们有必要这么生疏吗？”她体贴地递上一杯茶，乘机坐上床沿：“你现在是个英雄，我爹爹对你更是赞不绝口，你可知道，他从来没这么欣赏过一个人。”贺梅心双眸含情，含羞带怯地将绵绵情意传给眼前的男子；当他如天降神兵般出现在荒野，英勇地救了她一命之后，她已将整颗心给了凌宇尘。他气宇轩昂、俊美无俦，对于这种外貌内涵皆属不凡的男子，她想尽办法也要成为他的妻子，让他继承“洞庭山庄”。

凌宇尘眼一扫，已明白她在想些什么。或许他该想个法子，让这个怀春少女对他死心，否则碍手碍脚的她，肯定会阻碍他的调查计划。

一阵敲门声正巧打断了贺梅心的表白。

蓝若霓捧着一碗药走进来。

又是他来坏事？！贺梅心两道眉紧紧皱成一团。

“贺姑娘，谢谢你来探视，我累了，恐怕不能再陪你聊天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正主儿一上场，凌宇尘马上赶人。

“那你好好休息，我明日再来看你。”贺梅心勉强一笑，狠狠地瞪了蓝若一眼，后者一无所觉，只是盯着那碗快满出来的药。

贺梅心忽生一计！扭着腰和蓝若擦身而过时，她不经心地朝对方的手撞过去。



“唉呀！”贺梅心惊呼一声假装跌倒，等着那碗滚热的药洒在自己身上，到时她就可以得到凌宇尘的安慰，更可以看见蓝若霓骂的惨况。

然而，等了又等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她不禁睁大双眼，这才发现自己以很不文雅的姿势跌坐在地，而蓝若霓还是好好地捧着那碗药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蓝若霓淡淡地询问，清澈明亮的眼却蕴满嘲弄和笑意。

蓝若霓肯定不是个简单人物！

贺梅心连忙起身，慌张地夺门而出。她需要再想个办法来对付蓝若霓，无论如何，她都不会把凌宇尘让给那个娘娘腔的美少年。

“你吓坏她了！”凌宇尘笑了笑。刚才他可看得一清二楚，是蓝若霓用脚踢起下坠的碗，保住了那碗药。

“我花时间熬的药，没理由浪费掉。”她低着头，眼观鼻、鼻观心地递给他那碗药，就是不看他一眼。

“这是什么药？”他低头闻了闻，看她一脸心虚的样子，难不成熬了碗毒药？“你不想喝就算了！”她伸手欲夺回药碗。

凌宇尘伸手一拦，顺势拉她坐了下来，嬉皮笑脸地道：“你熬的药，说什么我都会喝的。”他黑眸含笑地瞅着她，而后喝了一大口药。

他浓眉一紧，表情顿时变得痛苦万分。

蓝若霓匆匆起身，在离去之前，冷冷地扔下一句：“良药苦口，你休息吧！”她才一起身，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抓回。她两只手被凌宇尘扣住，而他结实的身子则压在她身上，防止她逃跑。

“这样就想逃？”凌宇尘加重力道，制住她扭动的身子。

“放开我！药方里面本就有黄莲，你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？”蓝若霓辩解，她只不过是……将黄莲多放了三倍。

“你真照着药方做？”他根本不相信蓝若霓的话。喝下一大口媲美胆汁的苦药，使他心里泛起了熊熊怒火。

“我只是……调整了一下比例。”她第一次看到他变脸，觉得很过瘾。哼！就不信整不到他！

“我也让你尝一尝良药苦口的滋味。”他单手扣住蓝若霓的双腕，另一手端着药碗，猛喝一大口，而后毫无预兆地低下头，密实地封住她的红唇。

蓝若霓还来不及反应，就被迫饮下自己的杰作，药汁苦得让她拳打脚踢，拚命挣扎，但凌宇尘使劲扣住她，一滴不漏地将苦药喂入她口中。

凌宇尘原先只是想让她了解她的玩笑有多恶劣，可是当他一吻上蓝若霓那柔软的唇瓣后，教不教训她反而是次要的事了。将苦药全数灌入后，他的舌也乘机侵入她的口中，源自心里那股莫名的骚动，迫使他开始挑逗她，让她接受自己的热情。

他的吻狂热而饥渴，凌宇尘丝毫不给她退缩的机会，他要蓝若霓牢记这个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凌宇尘才不情愿地抬起头，凝视身下的蓝若霓；晶莹如玉的粉颊已染了红霞，檀口红艳，明眸似水，神态慵懒，一副不知身在何处的迷惘模样。

“我觉得神清气爽，舒服极了，美人香唇的疗效，果然效果惊人。”他邪邪一笑。

蓝若霓一愣，随即对着他温柔一笑，笑容如春花初绽，娇美难言。她缓缓地挣脱他的束缚走下床，复又回首，一双手臂轻柔地覆上他的肩头。

“凌宇尘。”声音既娇又媚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为她的娇笑失了魂，只能跟着傻笑。

“下次你再这么做，”她凑向前，吐气如兰。“我会让你半年内下不了床！”刷一声，她将他整个人自床上扯起，旋即往地面摔去，跟着表情愤慨地离去。

凌宇尘平躺在地。他被摔得头昏眼花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甩门而去。

乖乖！蓝若霓果然够狠，他狼狈地爬起来，知道就算喊破了喉咙，她也不会进来扶他。

他认命地爬上床，嘴角扬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。虽然被摔得头昏眼花，但他却认为相当值得——至少他的吻能影响到蓝若霓。

他不要和一个态度冷淡，刻意和他保持距离的冰山美人相处，所以只好强吻她，要她不得不在乎他的存在！

他即使要尽一切手段，也要夺得这个火焰般的美人儿的芳心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凌宇尘根本见不着蓝若霓，看样子他的确是惹毛她了！

蓝若霓仍旧亲手煎药，而且份份必有黄莲，吃得他苦不堪言；更令人气绝的是，她竟将送药的重责大任交给了贺梅心。从此，贺小姐三不五时地逗留在他的房里，又是嘘寒，又是问暖的，弄得他烦透了，后来他只得点了她的睡穴，时间到了再弄醒她，然后像送瘟神般地送她出房门。曾经以为为蓝若霓受伤是追求她最好的方法，然而现在却成了他的绊脚石，唯今之计，只好希望脚伤早日康复了。

数日后，凌宇尘的脚伤已恢复得差不多了。

今日，他梳洗过后，准备外出寻找蓝若霓。她整整避了他七天，看来，这个女人挺会记仇的。

“凌大哥！”门一开，就碰见了贺梅心。他叹口气，无奈地让她进房。

“你已经完全康复了吗？”她又惊又喜，此时她发现站立在眼前的凌宇尘更加高大迷人了。

“是啊！这段日子多谢你的照顾。”“哪儿的话，你脚伤刚好，想去哪里？”贺梅心神情有点慌张，就怕眼前的金龟婿会离开自己。

“我和义弟打扰贵府多日，现在也该离开了。”他卧床疗伤，本想藉此引出洞庭山庄中的魔族爪牙，但他卧床半个月以来，却没发现任何可疑之人。

“贺姑娘是否可告诉我义弟蓝若现在在哪？”“你似乎很关心令义弟？”又是蓝若？气死她也！

“既然结拜，他就是我的责任，再说他这个人涉世未深，我总得多护着他。”凌宇尘淡淡一笑。

涉世未深？！贺梅心疑惑地扬眉，看蓝若那一副冷漠、内敛的模样，倒看不出是个需要保护的小娃娃。

“你这么关心他，怎么不替他找个嫂子？”她害羞地垂首，就没主动求亲了。

“我当初曾立誓，除非义弟先成家，否则我是不会娶妻的。”凌宇尘四两拨千金，将成婚之事推得一乾二净。“什么？”贺梅心顿失风度，惊叫一声。

“失陪了！”凌宇尘似笑非笑，潇洒地离开。

留在原地的贺梅心气得牙痒痒的，她愈想愈不甘心，登时提起裙摆，气冲冲地离开。

怒气冲天的贺梅心在回房的路上，正巧在庭园遇到蓝若。

他仰头看天，风吹衣襟，神态缥缈似仙，如果他是女儿身，几乎可比拟为霓裳仙子了。贺梅心想，幸好他不是女人，否则自己根本就没有胜算！

想到了凌宇尘刚才的话，她忽然灵机一动：也许只要替蓝若找到一个妻子，她马上就可以当凌宇尘的妻子了。

贺梅心暗笑一声，对自己的聪明才智简直是佩服极了。

她立即换上一张笑脸，亲切地上前唤道：“蓝若大哥，原来你在这，我找你找好久了呢。”蓝若霓不语，不知道眼前的人又想要什么诡计，不过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她倒想看看贺梅心又想玩什么把戏。

“是这样的，凌大哥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”“是吗？”她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波动。

“这段日子，我终于有机会回报凌大哥的救命之恩，也谢谢你让我亲自照顾他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”贺梅心以为是蓝若看出她对凌宇尘的痴情，才好心地退让，却不知两人曾发生过“黄莲药方”之事。

“你高兴就好。”她不甚感兴趣地背过身，仰头欣赏顶上的白云蓝天。

“是这样的，”她眯起双眼，开始贯彻自己的计划。“为了表示我的谢意，请接受我的招待。”夜半时分，凌宇尘躺在床上打算就寝时，一条人影倏地快速朝他冲过来。

“是谁？”他伸手一拨，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甜香。

“若霓？”他一愣，点上了烛火再细看一遍，果然是她！

蓝若霓双颊似火，娇喘不已，似乎在忍耐极大的痛楚。

“凌宇尘！我好难受。”她呻吟出声，皓齿紧紧咬着下唇，汗水一滴滴落下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他一急，连忙探向她的脉搏，发现她的体温正急速上升，脉象混乱，却没有中毒的迹象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好难过。”她频频摇头，却无法令头脑清醒，全身像着火似的难受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”他扣住蓝若霓，决定查个清楚。

“贺梅心……她给我一杯酒，我喝下后，就睡着了……”她不停地挣扎，觉得全身燥热难耐。“醒来后，我身边只躺着一个赤裸的女人。”蓝若霓再次捧着头，痛苦地呻吟。

凌宇尘此时断定，肯定是贺梅心让若霓服了媚药之类的东西，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半晌后，他低咒一声，想起了自己随口编织的谎言——除非蓝若先娶妻，他才会娶妻……该死！没想到贺梅心竟当真了，还用下流的方法让蓝若霓喝下了渗有媚药的水酒。

“凌宇尘，你快点想办法！我快死了！”她的发丝散乱，衣服因燥热而滑下了肩头，裸露的肌肤发出晶莹的玉色，配上她微红的容颜，更是形成了一幅诱人的景象。

“这没有解药。”他试着解释，心也开始慌了。冷淡若冰的蓝若霓已使他难以抵抗，现在她这副撩人的模样，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“怎么可能没有？”她又吼又叫，一边在心里咒骂，这个人一点同情心也没有，他难道看不出她已经快死了吗？“是真的没有啊！”他无奈地道。

“我不求你了，我找别人！”她一咬牙，就要往外冲。

“等一等！”凌宇尘一伸手，即刻将她整个人拉回床上。

打死他也不能让她出现在别人眼前。他再次庆幸自己是若霓第一个求救的人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

“放开我！”她奋力挣扎，只觉得全身似乎要化在他怀里似的。她抬头想询问凌宇尘，却被他吻住了。

这是他第二次吻她！蓝若霓只觉得心中的火焰迅速平息，不由自主地，她张开嘴欢迎他唇舌的入侵，企图让这股燥热平息下来。

凌宇尘呻吟出声，现在的她热情如火，就像一团火焰，轻易地将他的情欲燃至最高点。

“若霓……”他从情欲中勉强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只见她星眸半掩，双手仍搂着他，娇胴不住地颤抖。

“你喝下的是媚药！”他虽然渴望得到她，却不是在她神智不清的时候。

“媚……药？！”她似懂非懂，只知道凌宇尘停止吻她后，她体内的火焰又疯狂窜起。“所以，你才会有这些异常的举止，我想，我还是点你的睡穴，看你睡一觉后会不会好一点。”他将挂在自己身上的娇躯扯开，避免自己想入非非。

“刚才你吻我的时候……我觉得好多了！”她坦言，虽然不明白原因为何，却感觉得到他减轻了自己的痛苦。“我不能占你的便宜。”他频频冒汗，面对娇美动人的蓝若霓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

体内的火焰再次窜起，她浑身一震，立刻贴向凌宇尘，并主动献上红唇，期望他能再次扑灭她体内的烈火。

“若霓……”他的理智与情感交战不已。

“不要说话！你的吻让我感觉舒服多了。”她贴着他的胸膛，发现自己十分依恋这种温暖、舒服的触感。

凌宇尘捧起她的脸，以最后的理智道：“如果你要持续下去，就不只是亲吻能解决的。”她不为所动，仍是贴着他。

“你明天一定会后悔。”他看着她，记起上一回吻她时被狠狠地摔了一次，倘若真的占了她的身子，他的命可能也不保了。

“我不会后悔，只要这讨人厌的燥热赶快退去，我什么都愿意。”她皱眉，坚定地道。

凌宇尘不再犹豫，一边以火热的吻挑逗她，一边无声地除去两人身上的束缚。

直到接触到他坚硬的胸膛时，蓝若霓忽地睁开双眼，语气充满了迷惘。“你为什么脱衣服？”“你想要减轻痛苦不是吗？”他低笑出声，随即从粉颈开始，逐一印下火热的吻。

直到她停止了扭动呻吟，凌宇尘才回到她的红唇，将她的吟哦娇喘全数吞没。

炙热的黑眸紧紧地锁住怀中的女子，他淡淡一笑，将她的手绕在自己肩上，轻声道：“过了今晚，你就只属于我一个人。”他俯下身，再也不给她反悔的机会。

他用自己的吻在她身上烙了印，从今而后，蓝若霓就是他的妻子，永远逃不开了！

天色乍亮，凌宇尘就被门外的敲门声唤醒，他往床内一看，蓝若霓仍兀自沉睡，并没有被声响弄醒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起床，套上了外衣，满脸不悦地开门，瞪向扰人清梦的来者。

“是你！”贺梅心一脸歉意地站在门外。

“我想告诉凌大哥一件事，昨晚我见到蓝若搂着一个婢女，进了一间房，他一整晚都没出来，我有点担心……”贺梅心背诵着练习好的台词，就等凌宇尘和她一起去“抓奸”。

“不劳你真心，蓝若一整晚都在这。”他神秘一笑。

“什么？”贺梅心尖叫出声，两个男人不但共处一室，其中一个还喝下了含有媚药成分的水酒……他们两人果然有不寻常的关系，想到这个神气俊朗的男子，竟有“断袖之癖”，她整个人不禁摇摇欲坠，成亲的美梦顿时幻灭。

“请你放低音量，不要吵醒她。”他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更当着她的面将门关上。

反正他就要离开了，就留一点题材供他们瞟牙吧！

慢慢走回床边，床上的人儿仍然未醒，是他昨夜耗去若霓太多体力吧！伸出手，他情不自禁地在她细腻的肌肤上游走，那亮如绸缎的青丝，还有让他心动的容颜，再次牵动了他的心魂。

蓝若霓动了一下，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见到了近在眼前的凌宇尘，她不敢置信地瞪圆了双眼。

“早。”他不给她开口的机会，俯身就给她一个热吻。

“你……”蓝若霓一手抓住他四处游走的手，一手死命地抓着被子，胀红着一张脸。

凌宇尘不为所动，从她的红唇移到了粉颈，跟着又移至她的胸前，隔着薄被，舔吻她的蓓蕾。

熟悉的情欲再次被点燃，她找不到对抗的力气，只能紧紧地攀着凌宇尘，任由他带着自己，再次沉醉于炫目的激情之中，忘却了世间种种。

在彼此的气息重归平稳后，蓝若霓急忙爬起，以最快的速度套上衣服。

“你要上哪去？”凌宇尘起先只是好笑地看着慌乱的举动，直到看见她连鞋子也穿上了，才知道她想离开。

蓝若霓没有回头，才穿好一只鞋，就抓起另一只往外冲，活像被人追杀似的。

忽地，一把扇子准确地钉在门把上，止住了她开门的动作。

“你想打架？”她差一点就被扇子打到了！她不觉升高了语调，怒气顿时压过了羞涩。

“我不想打架，只想和你谈一谈。”他迅速穿上裤子，走向前将低着头的蓝若霓拉回来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她强自镇定，抬起头却看见他赤裸的胸膛，不禁地又羞红了脸。

“先谈谈你打算怎么对我负责？”他邪邪一笑，举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她感到一头雾水，莫名其妙。

凌宇尘叹了一口气，靠近她的身边，倾身在她耳边低语。

“经过了昨晚的一切，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。”他暧昧地眨眨眼，装出一副被欺负的委屈模样。

“你老是这么不正经。”她又羞又怒，刷一声站了起来，转身就要走，没想到却被一双铁臂圈住，她被迫坐在凌宇尘的腿上。“你难道拿我解决了媚药之苦，就打算甩了我？啧啧，你还真是无情。”“你在胡说些什么？”她胀红了脸不住地挣扎，凌宇尘加重了圈住她的力道，还戏谑地在她耳后呵气。

“在我牺牲自己，尽心尽力地取悦你，让你——”他说到一半，就被蓝若霓摀住嘴巴，避免让他说出更肉麻的字眼。

“住嘴！”她恶狠狠地瞪他，可惜脸上的晕红却破坏了她原本想装出的气愤模样。

凌宇尘任由她摀住自己的嘴，可是带笑的眼眸却是一直瞅着她，让蓝若霓不得不又伸出另一只手遮住他的眼睛。

两个人的姿势可说是怪异到了极点；凌宇尘双手紧紧环住她的腰，蓝若霓身子半转，双手分别遮住了他的眼睛和嘴巴。

“你不准再胡言乱语。”她似乎也察觉到现在的姿势很不雅观，因此警告性地开口。

凌宇尘点点头表示合作，她才松开了手，跟着就要拨开他的双手。

“除非你保证不走。”他也提出交换条件。

蓝若霓僵硬地点头，等他的手一松开，连忙坐到他的对面去，保持一段安全的距离。

“昨天晚上……嗯……”她清清喉咙，尴尬无比。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复杂到了极点，怕是再也甩不掉他了。

“如果你想不负责任跑掉，我会把你对我做的事告诉你师父、师兄，甚至全仙界的人。”看到她眼里的迟疑，凌宇尘气定神闲地说出威胁的话。

“你——”她低咒一声。凌宇尘的厚脸皮她见识过了，她一点也不怀疑他说到做到的霸气个性。

“还是将我们的事先定下来，对我负责吧！若霓。”他得意万分地说道，不禁要感谢贺梅心的诡计。

“总之，我们先办完正事，其它的，等我回去请示师父、师兄后再说。”她说出了缓兵之计，心想，到时只要搬出沉轩之当挡剑牌，应该就有办法甩掉他了。

至今她仍是理不清对凌宇尘的感觉；这次下凡，见识过他的本领后，她确实不像之前那么讨厌他了……这个厚脸皮又油嘴滑舌的男子，现在和自己有了亲密的肌肤之亲，她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厘清对他的感觉。

“为了和你长相厮守，我可以舍弃一切，以性命相许，永不言悔。”他淡淡地开口，等蓝若霓错愕地抬起头，他又换回嬉皮笑脸的表情，笑着道：“身为仙人最大的好处，就是有无限的时间，我当然可以等，直到你愿意对我负责为止。”她刚刚一定是听错了，蓝若霓暗想，他这个人笑闹惯了，不可能说出什么真心话。

想到这，她的表情又回复原先的冷凝。

“你的伤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”待在洞庭山庄无聊死了，也没看到半个魔族的人，她迫不及待地想离开了。

“我们也该向贺员外告辞了，看来此地并没有魔族之人。”他再次唤住走到门口的蓝若霓，神秘一笑道：“若霓，我想你换回女装会比较好。”“为什么？”她的语气又冷又硬，一脸不悦。

“贺梅心是个长舌妇……”他淡淡一笑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她皱眉，贺梅心嘴巴大和她换不换女装有关系吗？“她知道你昨晚在这……”他邪邪一笑，不以为意地接受她火辣的瞪视。“她以为——”“以为什么？”她真想扭断凌宇尘的颈子，他一定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了“亲密关系”吗？“我们俩有‘断袖之癖’！”他做了一个完

美的结语。门“砰”一声关上，显示她的愤怒。

凌宇尘微微一笑，她越来越有反应了，他会再给蓝若霓一些时间，等她自己想清楚他们才是最相称的一对。

## 第四章 万缕情丝系君心

时值正午，洞庭山庄长长的花园回廊上，出现了一对让人移不开双眼的俪影。

走在前头的是恢复女儿身的蓝若霓；火红的雪罗衣裳，红润娇嫩的朱唇，整个人似一朵红云，踩着飘逸的步子快速前进。

紧追在她身后的是一身黑衣的凌宇尘，俊朗帅气的脸此时却有点气急败坏。

“若霓！等一下。”他终于追上了她，并将她按在回廊的一角。

“又有什么事？”她的口气甚是不耐烦。

“你去换回男装。”他忽然不愿意让众人欣赏到她的绝世之姿，她的美只能够让他一个人独享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她不可置信地看向凌宇尘这个反复无常的怪人。

“我说，换回男装会比较好。”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对她的占有欲会这么强烈，他不自觉地扣住了她的手腕，口气急促。

蓝若霓一双妙目凝视着他，半晌后，才迸出一句话。“你总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吗？”“呃？”他愣了一下。似乎只要看着她，他就会忘掉其它的事。

“是你自己说的，你忘了？”她又好气又好笑。轻轻挣脱他的箝制后，她继续向前走。

凌宇尘叹了一口气，认命地跟在她身后，一心只想早点离开这里，这样就可以避免看到他人垂涎的目光了。

走到大厅时，他们听见了一阵沸腾的人声，夹杂着贺梅心抽抽噎噎的哭泣声。

很显然地，凌宇尘特殊的“喜好”已经众所皆知了。

“你先进去辞行。”蓝若霓退至他身后，忽然有些幸灾乐祸。

“你这一点和沉轩之很像，真不可爱。”他咕哝一声，迅速地在她红唇上一啄。

“但我还是喜欢你。”接着，凌宇尘镇定地推开了大门，一脸从容地面对众人。

“各位乡亲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他仍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，还故意朝面前的男子眨眨眼。

对方倒抽一口气，退了好几步，其余人顿时收声，生怕引起凌宇尘的注意。

“你……有什么事？”贺员外表情凝重地开口。既然知道了他的真面目，断不能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。

“打扰了这些日子，又受您热心的款待，凌某十分过意不去，特地前来辞行。

”他微微拱手，态度从容。

“嗯！不用，既然你要走，老朽也不便强留。”贺员外松了口气，急忙挥手。

“另外，还有一个人也想向员外辞行。”他将众人的表情全看在眼里，心中亦起了恶作剧的念头。

他轻轻拉开门把，将贴在门外偷听的蓝若霓拉了进来。

所有的人顿时皆发出一阵赞叹声，不敢相信人间竟有此绝色女子；一身的红衣让人目眩不已，秋水星眸熠熠闪烁，冷艳冰清，丰姿乃世间罕见。

“她……她是……”贺员外看傻了眼，不明白凌宇尘如何在数日内寻着这般绝色无双的佳人。

“实不相瞒，她就是我的义弟蓝若，只因行走江湖，扮男装比较方便，因此一直隐瞒至今。”“她是蓝若？”贺梅心瞪凸双眼，在看到她眉心间的月型红痣时，她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多愚蠢的事。

“我们告辞了。”凌宇尘见达到了效果，便戏谑地扬起眉和蓝若霓扬长而去。

他们俩行至洞庭山庄外，依稀能听见贺梅心的哀泣声。他们两个人互看一眼，极有默契地同时放声大笑，随着笑声渐远，两人的身影也渐渐消失无踪了。

当凌宇尘和蓝若霓的身影走远后，洞庭山庄侧边倏地窜出两条人影，在凝视他们行走的方向半晌后，再次施展轻功一跃，往东边急奔而去。

两条神秘人影越奔越急，在穿过郊野、草丛后，即来到一间荒废的古庙。

“属下参见吾王。”两条人影恭敬地跪下。

残败不全的神像此时向后移动，跟着出现一名高瘦的年轻男子；清隽的脸上毫无血色，在昏暗的灯光中，他漆黑的瞳孔闪着森冷的青光，这人正是魔族之主——阎清。“情况如何？”他低沉的嗓音有一股阴冷的魔气。

“他们两人已经离开洞庭山庄。”“你们做得很好，没有露出丝毫破绽。”阎清淡然一笑，表示赞赏。

他伸手一挥，左手立刻出现了一个精光四射的七彩瓶，此瓶正是他摄取凡人魂魄而制成的法器，如今已有四十八条命格属阴的魂魄收纳在内，贺梅心乃是第四十九人，不料却被天界的人破坏，而且魔王反被凌宇尘打伤，因此藏匿在这间破庙内疗伤。

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派遣手下监视凌宇尘等人，等他们离开后，他再前往洞庭山庄取贺梅心的魂，只要法器练成，他一定会再找凌宇尘雪耻。

“不知吾主身体是否已复原？”“已经无碍，现在是我回报凌宇尘的时候了，哼！”

他既然扰乱我复兴魔族一事，我就让人间乱个彻底。”阎清冷冷一笑，法术一施，登时幻化成凌宇尘的模样。将七彩瓶收回袖中，阎清在狂笑声中走出古庙。

洞庭山庄一轮明月高挂，阎清以凌宇尘的面貌来到了贺梅心的房间外，他轻敲房门，随即伸手推门入内。

在烛光的照射下，他看见一名女子独坐床边。嘴边扬起一抹邪笑，他无声地走向床边。

“如此长夜，姑娘一个人不嫌寂寞吗？”他探出手，抬起少女的下巴，



意欲调戏一番。

少女一抬头，并不是他所见过的贺梅心。“你是谁？”“你希望我是谁？”陌生女子反手搭上他的手腕，盈盈一笑。

阎清心中大呼不妙，此时门也再次被推开，走进了一身黑衣、神情愉悦的凌宇尘。

“你这么喜欢我的脸？我真有点受宠若惊！”凌宇尘嘴里说笑着，眼睛却紧盯着他，防止他逃走。

“你耍诈！”阎清手一挥，恢复了原貌，森冷道。

“彼此彼此，我差点中了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哩。”他和若霓离开山庄后，忽然想起贺梅心的生辰命格排列属阴，顿时了解魔族人抓她的用意。

“阎清！这次终于逮到你了，你放弃吧！”凌宇尘向前一步。先前交过一次手，他知道眼前之人不是自己的对手，加上这一次又有蓝若霓协助，他相信应该可以轻易解决。

“没那么容易！”阎清恨声道，旋即身子一转，反手扣住了蓝若霓。

“哼！现在情势逆转，你的如意算盘莫要打的太早。”阎清手一扬，掌中顿时出现一把短刀，紧紧地抵住她的喉头。

“你这样就被人擒住了？啧啧！太令我失望了。”凌宇尘不为所动，整个人斜倚在门边。

“想要她活命，就让开！”阎清大吼。

凌宇尘耸肩，不但退开一大步，还替他开了门。

“凌宇尘！你真的不救我？”阎清怀中的少女愤怒地开口。

她正是由蓝若霓乔装成的女子。以她的本领而言，当然可以轻易挣脱，此刻她故作被擒状，只是想看看凌宇尘会如何处理这种情况，没想到他竟两手一摊，一副见死不救的恶劣态度。

跟这种人当伙伴，真是倒霉透顶！她低咒一声。

“别害羞，让他看看你的本事啊！”凌宇尘不但不理会她的怒目相向，还极为开心地劝说蓝若霓施展功夫。

“别说话，跟我走！”阎清忽地用力一扯。

“你不要那么粗鲁，惹毛她，恐怕你连全尸都保不住！”凌宇尘向他示警道。

“现在就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！”阎清气不过，手上短刀一挥，就要划破她的喉头。

忽地一只雪白的手直探向他的双眼，他迅速向后一仰，手上的短刃已翻落在地，跟着手腕传来一阵巨痛，等他再回神时，手腕已被一条红色的软鞭缠住。

阎清凝神细看，没想到红鞭的主人竟是刚才被他制住的少女。

“我说过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现在你知道厉害了吧！”凌宇尘笑着走向前，忽地扇子使劲一挥，已一连点了他身上的四处大穴。此时，红鞭“啪”一声从阎清手腕抽起，蓝若霓冷哼一声，就要离去。凌宇尘飞身一跃，立刻拦在前头。

“你又怎么啦？”他伸手拦住去路。

“回岷山！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不是吗？”她冷冰冰地开口。

“等不及向百里前辈提我们的事啦？没想到你比我还急！”凌宇尘又开始戏弄她。

“去！你自己押着他上天庭，我要走了。”她怒瞪他一眼，始终无法谅解他刚才见死不救的卑劣行为。

“你现在还不能走。”他话还没说完，两道人影已自墙上跃下，迅速解开阎清的穴道。

“这就是原因，我要一网打尽。”他朝蓝若霓眨眨眼，话一说完，他马上冲向前和魔族展开一场厮杀。

蓝若霓红鞭一扬，亦跃身加入战圈。

蓝若霓的红鞭快如飞蛇，宛如利箭刺向阎清的身躯，他一时躲避不及，吃了她一鞭，因而心中怒火顿起，他立刻示意两名手下对付凌宇尘，自己则转去应付蓝若霓。

她的武功乃沉轩之亲授，在天界算是一等一的好手，不一会儿，阎清已节节败退。

“天界的人果然好武功，但不知你敌不敌得过我的宝贝？”阎清冷笑一声，旋即将手上的七彩瓶甩出。

七彩瓶登时发出一道青光，紧接着有一股阴风自瓶中吹出，将蓝若霓笼罩在青光之中。

“若霓！小心！”凌宇尘想跃进青光中，却被魔族的人阻止，他们继续与凌宇尘缠斗，不让他入光圈救人。瓶中发出令人作呕的腥臭，蓝若霓吸了一口后，浑身觉得难受，只得将红鞭舞成无数个小圈，护住全身。

“再来就是你的死期！”阎清发出一声怒吼，七彩瓶立刻射出一道白光，直冲蓝若霓的心口，她避无可避，只得运功接受这一击。

若霓将七彩瓶射出的白光尽数吞没，身上出现了一抹淡黄色的光芒。

阎清惊讶不已，他脸上出现一抹深思的神情，随即飞身跃向墙上，猛瞪着蓝若霓看。

“这就是你牺牲无数条人命练就的法器？”蓝若霓发出一声冷哼！这玩意打在身上不痛不痒的，并没有阎魔头所说的那种神效呀！

“撤退！”阎清一脸狼狈地大喊。

正在和凌宇尘缠斗的两人立刻跳上墙。

蓝若霓提气欲追，却被凌宇尘扯住，她不解地回头一看，却看见一脸焦虑的凌宇尘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看见她被击中胸口，他的心险些跳出了胸膛。

“我看起来像有事吗？”她瞅着他。“快放手，现在追还来得及！”她手一甩，就想再追上去。她担心这一延迟，阎清等人恐怕早已消失不见了。

“若霓！”他大吼出声。

蓝若霓被他吓了一跳。从认识他以来，她从没见过凌宇尘用这么凶悍的语气吼她，一张脸更是严肃极了。

“做什么？”她不懂自己究竟是犯了什么错，竟让嬉皮笑脸的他大惊失色。

“让我检查检查。”他一本正经地道，一只手已探向她的胸口。

“你做什么？”她脸一红，立即伸手挡住他的手。“我不放心，还是检查一下比较安全。”那道白光明明击中她了，他担心会有毒物侵入她体内。

“我说过没事了嘛！”她紧抓着衣服，俏脸通红。

凌宇尘浓眉一紧，旋即伸手点了她的穴道，而后将她抱进贺梅心的房间，让她躺在床上，并开始动手解开她的衣服。

“凌宇尘！你太过分了。”她的身子虽不能动，却瞪凸了双眼，用目光狠狠地瞅着他。

“是你太顽固了。”他不以为意，径自动手解开她的外衣，再解亵衣，直到露出了细滑白嫩的肌肤，他才定神将视线固定在她的心口部位，努力不让遐思影响自己的诊断。

照理说被昊光所击，应会留下瘀青或是斑点，但她光滑如玉的肌肤上却毫无瑕疵。

在安心之余，他心中亦生起些许疑惑。仙体与魔气本是相克，因此两物相触必定会有所痕迹，这究竟是阎清的七彩瓶有问题，还是另有原因？“检查完了没？”她胀红了脸问道。

凌宇尘淡淡一笑，伸手将她的衣服拉拢，并顺手解开她的穴道。

“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又白忙了一场！”“你别忘了我们手边握有一个重要的人质。”说着，凌宇尘从床下拉出被点了睡穴的贺梅心。

“现在我们只要守株待兔，我相信阎魔头一定会再来。”凌宇尘笃定一笑，而后毫无预兆地将她一把搂过来。

“干什么？”他的行为真是越来越难预测了，她不由自主地握紧双拳备战。

“恢复原来的样子。”他轻声低喃。“为什么？”她皱眉，不懂他究竟想干什么。

“你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，我再告诉你。”他的黑眸盈满笑意，温柔而充满诱惑力。

蓝若霓咕啾一声，而后扯下了乔装的面皮，将那张美得令人屏息的脸露出来。

“好了，到底有什么事？”她问。

“这样我才不会觉得在吻别人。”他低下头，堵住她柔嫩的唇瓣，一只手则托起她的下巴，强迫她张开嘴，好让自己的唇舌能够顺利侵入。

直到躺在地上的贺梅心发出声响，凌宇尘才不情愿地退开。

“我们最好现在就带她走，免得她大呼小叫。”凌宇尘将贺梅心一把抱起。

“我们要带她走？”她一愣，以为要再次住进洞庭山庄。

“洞庭山庄人多口杂，魔族之人太容易混进去了，我们先带着她，再一过滤接近她的人。”蓝若霓点点头，举步就要向外走。

“若霓！”他又唤住她。

“我抱着她只是为了公事，你不要吃醋哦，我的身心都是属于你的。”他朝她眨眨眼，一脸的含情脉脉。

“莫名其妙！”她红着脸啐道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凌宇尘露齿一笑，心想，沉轩之所调教出来的师妹，脾气果然和他一模一样，性子都是冷冷淡淡的，连吃醋这档事也不会，不过她现在已经不会排斥和他亲吻了，这是个好现象。

虽然她脾气不佳，对自己更是不假颜色，但他对自己有信心，他相信只要假以时日，她一定会爱上自己的。破庙里，阎清独自一人坐在墙角，思考着今晚在洞庭山庄所发生的一切。七彩瓶虽未完成，但已经是一件宝物，没理由伤不到一个天界的仙人，即使她仙术再高，但是仙魔相触的情况下，绝不该是这种毫发无伤的结果。

他发现到七彩瓶发出的昊光似乎被另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所吸取，这到

底是什么？莫非是魔族的东西？但是，那名女子身上并没有魔族的气息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在沉思之际，他所派出的手下再次回到破庙，报告最新的消息。

“他们将贺梅心带走，目前在西侧树林一带。”阎清低头沉思半晌，最后诡异一笑，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鹄的妙计。他这次不但要取得贺梅心的魂魄，更要让凌宇尘死无葬身之地。

至于那名女子，他要好好调查她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，或许她身上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好东西……凌宇尘一行人选择了一间山神庙做为休息的地点。

贺梅心一睁开眼，就看见了凌宇尘，她在欢喜之余，连对方为何绑走自己都不想探知，眼里只有他含笑的黑眸、俊美的脸孔，其余的一切，她全都看不见，也不想看。

“咦？！你也在？”外出归来的蓝若霓，才一走进山神庙就听到贺梅心不客气的询问。

恢复女儿身的蓝若霓艳光四射，令贺梅心更加红了眼。

蓝若霓似笑非笑，丢了一袋馒头给她，便背对着她坐下来，摆明了不想理她。

“凌大哥！你看看她，竟然只给我吃馒头，你说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她委屈地皱起眉头，对那一袋馒头不屑至极。

“刷”一声，红鞭忽地卷走了馒头。

蓝若霓奇异的身手吓得贺梅心目瞪口呆，她“哇”一声就往凌宇尘怀里钻去。“别哭了，这荒山野地你就委屈一点。”凌宇尘安慰她，他对贺梅心的容忍皆因她阴错阳差地给了蓝若霓一杯媚酒，这场意外使得他和蓝若霓的关系突飞猛进，再加上她是个大诱饵，因此破例对她忍让。

“这里阴森森的，你为什么带我来这？”贺梅心惊钝的脑子终于开始运转。

“还记得上次挟持你的恶人们？凌大哥离开洞庭山庄后又遇到他们，看样子他们对你仍未死心，我放心不下，只好将你带在身边，以便保护你。”俊脸上只有淡淡的笑意，却让贺梅心感动不已。

“凌大哥，你对我真好。”她嚤吟一声，抱住了他。

凌宇尘下意识地看向蓝若霓，然而她仍是一副“不动如山”的模样。唉！这个女人真不可爱，他都快怀疑她到底有没有正常人的情感了。

“凌大哥……你会一直保护我吧！”贺梅心搂着心上人，意乱情迷地开口。

蓝若霓此时突然起身，当凌宇尘以为她要回头时，她却走出山洞。

这个女人真是太擅长如何惹毛他！怒火霎时冲上心头，凌宇尘现在只想狠狠地抓住她，再将她吻得晕头转向，让蓝若霓亲口承认她在乎他。

然而才一起身，他就发现身上黏着一个贺梅心。他眉头一紧，出手点住她的睡穴，而后便夹着山雨之势冲出山洞，打算驯服冷凝的蓝若霓。

才踏出洞外，他就看见她了。

蓝若霓伫立在月光下，金色的月光洒在她身上，整个人看起来柔美清绝，秀美难言。

此时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他绝对不会放弃她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贺梅心呢？”她察觉身后有人，回过身问道。

“我点了她的睡穴。”他臭着一张脸。“你还是回去守着她吧，魔族的人

随时会来。”虽然不欣赏贺梅心，但她终究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凡人，自己理当有责任保护她，不让她受到魔族的荼害。

“我已在四周布了结界，你放心吧！”蓝若霓“喔”了一声，不自觉地背对着他。她已习惯了凌宇尘的玩世不恭，当他一本正经时，她反而不知如何应对，一颗心还会莫名的彷徨和慌乱。

“既然如此，那我到附近走走好了。”她还是不想面对那双若有所思的黑眸。

“你怕我？”他将蓝若霓的不自在全看在眼里，身子经移，挡在她的面前。

“你又在胡说八道了。”她垂首，逃开他炙烈的目光。

“那你为什么避开我的眼睛？”“我没有！”她不习惯被人这么逼着，转身就想跑开。

“那就看着我。”他将她拉回，双臂一展，将她钉在树干与自己的胸膛之间。

蓝若霓从来没这么无助过，一双眼睛不知看哪里才好，更不知道如何应付这种场面。

“贺梅心很喜欢你，或许此事一了，你就可以教她修炼成仙，当你的神仙伴侣。”蓝若霓随口说着，一心只想缓和这种紧绷的气氛。

“砰”一声！凌宇尘的手忽地握成拳，重重地击向树干，漫天树叶纷纷飘落。

“你真的这么想？”他俊脸铁青，黑眸中写满了狂怒，口气极为冰冷。

“我……只是开个玩笑。”她委屈极了，他不是常说一些无聊的笑话吗？为什么她就不可以说呢？“我不喜欢这个玩笑。”他勃然大怒，唯一心动的女人竟然将他当成可有可无之人，真是气死他了！

“为什么你可以随时戏弄我，我却不可说些我想说而你不想听的话？”她被吼得莫名其妙，火气亦跟着燃起。

紧绷的气氛在两人四周蔓延，双方都不愿示弱，更以眼对眼互相瞪视。

“总之你不该随便将我让给别人！”他指控道。

“那是说着玩的！”她试着解释。看他平常嬉皮笑脸的，哼！原来一点玩笑都开不起。

“你既然说出口，就表示你心里这么想！”凌宇尘又重击了一下树干，发出了巨大的声响。

“你无理取闹！”她气得伸手推他，凌宇尘则运足了劲，不给她任何逃开的机会。

“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老实地回答我。”她头一偏，气得不想看他。

“我在你心里，可有一丝一毫的分量？你可在乎我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。这个女人心思缥缈，弄得他自信全无，再也洒脱不起来了。

蓝若霓没想到他会问出这样的问题，一时愕然，只能呆呆地凝视他正经八百的脸孔。

“你说话啊！”他屏息以待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想了一下，据实回答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这算什么答案？“师兄说我不可以动凡心，既是如此，我自然对万物皆是无心，又怎能将你定位呢？”她眨着澄澈的眼回答。

该死的沉轩之！凌宇尘恨声咒骂，他竟将蓝若霓教得如此无欲无求，连反应都和常人不同。“你是一个人，即使修炼成仙了，人的情感还是存在的，不是吗？”他记得百里芜虚曾说过若霓是人间的弃婴，所以她应该还有七情六欲才是。

她似懂非懂，双眼充满疑惑。

“当我吻你的时候，你心里有什么感觉？”他确定她是有感觉的，只是不明白那是什么。

“我一定要回答吗？”她有点尴尬。

凌宇尘一脸凝重地点头。

蓝若霓无奈地叹口气，而后很小声地低喃道：“那时我全身的力气仿佛被抽干似的，连动也不想动，还有……觉得心口烫烫的。”凌宇尘安心地吁了一口气，就怕听到她说出什么：没感觉，恶心无聊等字眼。

“那你喜欢我吻你吗？”他又问出新的问题。

蓝若霓侧着头想了一下，半晌才点头。

越来越有希望了！凌宇尘温柔地抬起她的下巴，黑眸紧紧地锁住她，缓声说道：“这些都是正常的反应，刚才贺梅心抱着我的时候，你心里可有一丝一毫的不开心？”蓝若霓想了一会儿，肯定地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一颗心又沉到谷底。

凌宇尘垂下双臂，像只战败的公鸡。

忽然间，蓝若霓也学他方才那样，只手撑起他的下巴。

“我比你漂亮吧？”她问道。

“对。”凌宇尘毫无元气地应了一句。“而且她只是一个凡人，既无聊又爱作怪，还是一个长舌妇，对不对？”她的黑眸闪着笑意。

“对！”声音还是有气无力的。

“这种集缺点于一身的庸俗女子，你对她也不会有多大的好感吧！”她扬眉一笑。

“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蓝若霓收回手，并不回答，而后，她缓缓地走回山神庙中。

“你问这些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追回了庙里。

“回答你的问题而已。”她坐在火堆前，笑意盈盈。

“什么？”他更迷惘了。

“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你既然连好感都无法产生，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开心呢？”程度差太多了嘛！

“你是说——”他简直不敢相信她的言下之意。

“我什么也没说。”她笑靥如花，随即躺进庙里的角落，准备睡个好觉。

凌宇尘瞪着她红色的背影，完全说不出心里的感受！

她这种语焉不详、吊人胃口的习惯，真是和沉轩之该死的相像。

## 第五章 但愿君心似我心

天边曙光乍现，蓝若霓就走出山神庙。昨夜，她睡得极不安稳，

因体内突增一股气息，时而火热，时而冰冷，直至天明才逐渐消退，因此一夜无眠，疲倦不已。

她不明白体内的异样从何而来，只当身子不适所造成的，因此也不甚理会。此时已近冬日，她眯起双眼享受难得露脸的阳光，淡金色的曦阳似乎将她的疲惫怯除了大半。

蓝若霓朝山神庙的方向一瞥，心想贺梅心有凌宇尘保护应该没有问题，因此她迈开脚步，朝前面不远处的小溪前进。

走着走着，她忽然听见一阵打斗的声响，以及细不可闻的婴儿啼哭声。

她立刻展开轻功快速奔向声响的来源。

小树林旁的空地上，共有三个人，其中一个做武者装扮的男子抱着一名婴孩，另外两人则是她曾经见过的魔族爪牙。只见魔族之人凶狠地攻向手持婴孩的男子，后者以一敌二，加上手边还有一个婴孩，所以格外吃力。

蓝若霓见魔族的目標似乎是男子怀中的婴孩，心念一动，手中的长鞭即刻挥出，以灵动之势分别扫向魔族之人。

“又是你来坏事！”魔族之人避开她攻向面门的一鞭，下一刻，冰冷的暗器已射向蓝若霓。

蓝若霓提气一跃，红鞭再次扫向两人的脸，迫使他们退了好几步。

“撤！”两人互看一眼，心知道自己并不是蓝若霓的对手，虚晃数招后，随即离去。

她卷起红鞭本想再追，却听到“咚”一声，一回首，即见那名男子跪坐在地，似乎受了伤。

“你没事吧？！”蓝若霓弯身，见他胸口染上红渍，鲜血正汨汨冒出。

“多谢姑娘出手相救。”男子咬着牙道谢，额头布满细小的汗珠，兀自忍受一波波的剧痛。

“别说话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”她伸手止住他的周身大穴止血，并从怀中取出了治疗外伤的药丸。

“多谢。”他静静地接受蓝若霓的治疗，手边仍是紧搂着那名婴孩。“为什么他们要追杀你？”见他无性命之忧后，蓝若霓一双眼扫向他怀中的婴孩，开始提出问题。

婴孩正用一双灵活大眼回望她，她当下便发现这个婴儿与生俱有一股灵秀之气，这会是魔族之人追杀他的原因吗？“实不相瞒，我是一个浪迹江湖的旅人，今早在树林里，见到方才的两人杀害了一名妇女，在他们举刀想杀那位大嫂的婴孩时，我一时情急出手和他们打了起来，不料技不如人，幸好遇上了姑娘。”他缓缓地解释，在抬头看向蓝若霓时，不由得傻了眼；刚才他只知救命恩人语声清柔，体带幽香，却因为身上的巨痛而无暇注意她的长相，现在仔细一瞧，不禁瞪大了双眼。

世间当真有如此绝丽的女子？！他今日总算见识到了。

“若霓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一阵男音由远而近传来，忽地，两人眼前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衣、气宇不凡的英俊男子。

“他是谁？”凌宇尘双眼淡淡一扫，确定陌生男子身上没有邪魔之气后，悬在半空的心才定了下来。

他早上一睁开眼就发现蓝若霓不见踪影，心里竟泛起了一股莫名的失落感，再次将贺梅心扔在庙里，施展轻功四处寻找，直到见到她红色的身影后，他才觉得踏实许多。

“他被魔人袭击，我刚好经过这里，救了他一命。”察觉到凌宇尘不悦的表情，她很自然地开口解释。

“你为什么总是单独行动？”忧虑一退后，取而代之的即是盘旋不去的怒火。

“我……”她一顿，本想说明是因为心神烦闷才出外散步，随即又想到她的一举一动不需要向他报告。“你自己不也一样？你又把贺梅心扔下不管了？”蓝若霓想起他也是同样的不负责任，根本就没有立场责怪她。

“不要扯到别人，我现在是问你：为什么出去前不先知会我一声？”难道她不知道自己会担心吗？凌宇尘越想越气，口气也愈发强硬。

“我不和你说了，我回庙里守着贺梅心。”她被惹恼了，足一点便飘然离去。

凌宇尘原想追上，忽地想起还有人受伤待医，只得先按下一肚子的怒火，以平稳声音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刚才是怎么回事？”“我叫陆平。”对方自报姓名，并简述刚才发生的事。

“既然你身上有伤，不如暂时与我们同行，多一个人也多了份照应，一切等你伤好了再说。”凌宇尘虽然觉得他的出现过于巧合，但并没有说破，因为他身上并无邪魔之气，将他带在身边，一则可以预防魔族再施毒手，再者他已存有戒心，并不怕对方有所企图。

“多谢。”陆平站起身，同时被凌宇尘所散发出来的领导气势折服，便自然而然地跟随在他身后。

再回到落脚的山神庙时，贺梅心已经一个箭步冲向前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苦。

“凌大哥！你回来就好了，蓝若霓根本就是想虐待我，既不准我出去，也不准我吃东西。”凌宇尘黑眸一扫，扰乱他平静心湖的人，还是不动如山地坐在一旁，眼睫低垂，显然对贺梅心的控诉无动于衷。

“好了，你别闹脾气了，想吃什么我去买。”他耐着性子安抚贺梅心。

“凌大哥，你待我真好，你让我和你一起出去，好不好？这间破庙又臭又冷，我待不住。”她意有所指，极为轻蔑地瞥向怡然自得的蓝若霓。

“不行，外面的坏人正在找你，你一现身就会有危险！”他出言恐吓，不想身边跟个累赘。

“凌大哥！”贺梅心赖在他身上，不依地撒娇。就在此时，蓝若霓忽然觉得胸口一紧，昨夜的不适似乎又直涌心头，她强忍住心悸，连忙冲了出去，不想在众人面前失态。

“若霓！”凌宇尘急唤着，即使她冲得很快，他还是瞧见了蓝若霓瞬间转白的脸。

“凌大哥！”贺梅心双手紧缠着他不放，像极了一株菟丝花。

凌宇尘浓眉一蹙，伸手点了她的睡穴，将她推回草堆。

“陆兄！拜托你了。”凌宇尘已无心再理会其它事情，随手便将贺梅心托给了陆平。

离去前他在山神庙前结下守护的封印，便提气直追早已不见身影的蓝若霓。

此时，山神庙内陆平缓缓走向贺梅心，嘴角扬起一丝冷酷的微笑。

他已经成功地混入凌、蓝两人的队伍之中，贺梅心的性命唾手可得，但他一点也不急着动手，如今他最感兴趣的是蓝若霓，凌宇尘对她的一举一



动都相当关切，想必她对他有着不寻常的意义。

他会慢慢地等，等凌宇尘露出更多的弱点。然后，他会毫不留情地给凌宇尘致命的一击！

“这是你惹上魔族的后果。”他眸中寒光一闪，又回复原先的平静。

抱着怀中的婴孩，陆平静静地坐在贺梅心身旁，耐心等候已经步入陷阱的凌宇尘。

蓝若霓从山神庙奔出后，只觉得四肢百骸如同着火般滚烫，一颗心险些要从胸口进出，浑身燥热难受。她压抑不住这股陌生的气流，因此只能无助地向前狂奔，在视线逐渐模糊之际，她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溪畔。

她毫不犹豫地跳进溪中，任由冰凉的溪水沁入百穴，缓和体内一波又一波的火热气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体内的燥热才缓缓褪去。蓝若霓浸泡在溪水中许久，早已气空力尽，凭着所剩不多的力气，她游向岸边，半个身子尚浸在水中，就已经沉沉地睡去。

赶到溪边的凌宇尘，被她的样子吓坏了，他大手一伸将湿淋淋的蓝若霓抱起，旋即往方才发现的山洞大步迈进。

进了山洞后，凌宇尘迅速生起火，并褪下她身上湿透的衣物，再脱下自己的黑袍覆住她，这才有时间细想蓝若霓方才异样的举动。

他低头凝视昏迷的蓝若霓，发现到她绝丽的脸孔略显苍白，想必是刚才在溪水浸泡过久的缘故。他伸手为她把脉，发现一切皆十分正常，但为什么她会忽然昏迷在冰冷的溪水中呢？他有满腹的疑问。

怀中的蓝若霓动了动，而后缓缓睁开双眼，墨黑的瞳孔对上凌宇尘的双眸。他看见她的眼神由先前的迷惘，慢慢地增添了一丝丝的——情欲？！

凌宇尘一愣，正推翻这个荒谬的想法时，蓝若霓柔嫩的双臂已经缠住他的肩头，将他抵向自己，更主动抬高身子，红唇随即印向凌宇尘的颈子。

“若霓……”凌宇尘困难地开口，原本披在她身上的黑袍已经滑落，此时，她雪白无瑕的身子光溜溜地呈现在眼前，就算他有再好的自制力，脸上也因极力忍耐而布满了汗水。

蓝若霓柔媚一笑，身子又贴进数吋，整个人像是他身上的第二层肌肤似的，密实地贴在他身上。

“若霓……你怎么了？”他以残存的理智开口，心里明白她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必有原因，却止不住由她纤纤玉指所撩拨起的情欲热潮。

“不要说话。”她的黑眸中只布满浓浓的情欲，此时的她已不复平常的冷凝，反而是娇娆难描，秀色可餐。

蓝若霓转而啃啮他的颈子，随着她红唇的移动，还有她不时发出的娇喘，凌宇尘的自制力只剩下纸张那样薄。

“住手！”他低吼，以颤抖的手制止她挑逗的红唇。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她的触摸下，早已火热烫人。“为什么？”此时的她，在娇媚中另有一种蚀骨销魂的魔力，像极了专门魅惑人心的魔女。

“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”他咬紧牙关，因为她已经将湿热的吻印在他赤裸的胸膛上。

“不要说话。”她再次重复道，继而吻住他，伸出舌头轻舔他的唇，旋即大胆地伸入他口中，与他恣意相缠。

凌宇尘低吼出声，再也忍不住她一波强过一波的挑逗，他忽地伸手制

住她，化被动为主动，将她压在自己火热的身躯之下。

蓝若霓不耐地扭动着，十分不喜欢双手被制住的感觉。

凌宇尘俯身，望进她迷乱涣散的黑眸，低哑问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即使她有异于平常的热情，凌宇尘还是想再次确定。

她扭动的身子忽地定住不动，红艳艳的唇瓣说出了他最想听见的回答。“凌宇尘。”他微微扬起嘴角，相当满意她的回答。他暂且不去想她为什么突然会这般热情如火，事实上，面对她的主动，他根本使不出任何抗衡的力量，只能顺着被她挑起的火焰，一同燃烧。

蓝若霓修长的手臂已圈住他，凌宇尘以轻柔的动作分开她的双腿，黧铄漆黑的眼锁住身下的蓝若霓，而后一时时地进占她的核心，紧密地和她合而为一，与她一同攀向狂野激情的高峰。

在一切归于平静后，凌宇尘缓缓从她身上退出。他这才发现蓝若霓又睡着了，嫩白的脸庞有被他唤起的情欲红潮，身上更留下了无数道吻痕。

尽管心里有许多疑问，但此时他不忍心唤醒沉睡中的她，他摄手摄脚地和衣而起，将黑袍罩在她身上，静静地坐在洞里守着她。

怪事一件接着一件，她先是莫名其妙地昏倒在溪边，复又热情地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到底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？饶是他见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，也想不透蓝若霓身上为何会有这些改变。

望着她平静的睡脸，凌宇尘心里仍泛起了一丝的恐惧感；蓝若霓在自己的心里已经越来越重要，他不愿见到她有任何的伤害及危险，但令他不解的是，她身上的变化究竟从何而来？又该如何防止她再度受伤害呢？伸手轻抚她的发丝，凌宇尘不由得想起庄子曾经赞扬仙人芳姿的词句，写的不就是蓝若霓吗？他淡淡一笑，轻声念道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，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，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。”这个红衣女子让他毫无波动的心湖初次泛起情潮，既已动心，他就不会放手。

弱水三千，他仅取一瓢饮。

“千年来，你是首次令我心动的女子，蓝若霓，你跑不掉的。”他霸道又温柔地低喃，接着以手掏起她的发丝，以吻立誓。

立完誓后，他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。而后，他在火堆前做起了小厮的工作：替她掠干衣里。

他的嘴角始终挂着一抹心满意足的微笑。

蓝若霓一直睡到了中午，她一睁开眼就吓了一跳，因为她发现自己浑身赤裸，身上只披着一件黑袍。

她坐起身，一眼就看见凌宇尘坐在火堆旁，笑意盈盈地看着她。

“凌宇尘？！”她一阵错愕，瞥见他赤裸着上身，她才猛然察觉自己身上盖的竟是他的黑袍。

“你醒了。”他趋步上前，想将她搂入怀中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她手一挡，霍地将凌宇尘的大掌扫开，警戒地瞪着他。他惊觉此时的蓝若霓似乎又恢复成那个冷若冰霜、让他又气又爱的冷凝女子。

“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”她努力想板着一张冷脸，无奈全身赤裸，光在气势上就矮了对方一大截。

“你昏倒在溪边，记得吗？”他不动声色地问，若想查出真相，首先就要让若霓信任他。“我赶到溪边，见你昏倒在水中，只好将你抱进山洞；至

于脱你的衣服，是怕你受风寒。”凌宇尘一面解释，一面研究她的反应；蓝若霓似乎也想起了跑出山神庙之事，一张脸顿时充满了困惑。

“先把衣服穿上。”他将已经烤干的衣服递给她。她若隐若现的胴体实在太诱人，为了了解她究竟发生何事，还是让蓝若霓穿上衣服比较保险，他的注意力也会比较集中。

她背对着凌宇尘，迅速穿上衣服，再回过身子时，已恢复成冷凝的表情。

“谢谢你救我，我已经没事了。”穿上衣服就如同多了一层保护膜，她不再觉得困窘，轻声道谢后就想出洞。

才走没两步，她又被人钉在壁上。

她被迫望进一双漆黑如暗夜的眸子。

这是她最怕面对的凌宇尘；一双眼仿佛能看穿她内心的想法，让她不由自主地想避开。

“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她有些怯怕，习惯了嬉皮笑脸，凡事不正经的凌宇尘，再面对他难得正经的俊脸时，她竟完全失去反应的能力。

“你要是敢再跑开，我就脱了你的衣服，让你出不了这个山洞。”他恶狠狠地威胁，这是第二次她穿好衣服就想溜，难道他真有这么惹人嫌吗？蓝若霓因他的胁迫而胀红了脸，一双眼不知要看往哪里，既不敢看他灼热逼人的黑眸，也不敢看向他赤裸的胸膛。“你欠我很多解释。”他瞪着她，忽然发现自己只知道她来自岷山，是沉轩之的师妹，除此之外，他对蓝若霓根本一无所知。

为什么她总是拒他于千里之外？为什么她总是睁着一双澄静无波的明眸？为什么她身上会有冷凝及火热这两种极端的反应？又为什么他试了这么久，她竟迟迟未动心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凌宇尘伸手抬起她的下巴，目光如炬地审视她，今日要是问不出让他满意的答案，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

“贺梅心……”她硬着头皮看向凌宇尘，想提醒他尚有重责大任在身。

“去他的贺梅心！我不在乎。”他咆哮出声，再次失去控制。

“她是练成法器的最后一个人，很重要……”蓝若霓耐心地劝说着。

“我不在乎！”他再次怒吼。

她被凌宇尘狂怒的神情所慑，只好乖乖地闭上嘴。

凌宇尘瞪着她半晌，看着她由原先的冷凝模样变成局促不安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般动也不敢动，偏偏又不晓得自己错在哪，表情既可怜又无辜。

忽然间，他满腔的怒火奇迹般的消失了，笑意重新回到他眼中，不过蓝若霓并没有察觉，只是无助地困在他的臂弯中。

“下次不准你私自跑走。”他郑重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直觉地回嘴，自己的武功仙术都不差，也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，忽然被人如此要求，她觉得别扭极了。

“因为我会担心。”他坦诚道。

“我有能力自保，你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凌宇尘淡淡一笑，伸手抓住她的柔荑，将之覆盖在自己的心口，轻声道：“你感觉得到我的心跳吗？”她呆了一会儿，而后缓缓地点头。

“今早我看到昏迷的你，无助地倒在溪畔，我又乱又急，一颗心险些就要跳出胸口，那时候的心跳可比现在快上好几倍。”“是吗？”她好奇地将手覆在他的胸膛上面，感受他稳健的心跳，并想象它快了好几倍的情形。

“这就是担忧的感觉。见不到你，不知道你会遇上什么危险，想着想着，心就越跳越快，还会微微刺痛，感觉很不好受。”他一边解释，一边用自己的手掌覆住她的手。

“念在我修炼仙术不易的分上，请不要再增加我的烦恼，好吗？时时刻刻担忧你，会令我白发丛生，过度损耗心力的。”凌宇尘嘴里说笑着，黑眸却闪着动人的深情。

蓝若霓再次羞红了脸，从手心传来的热潮一波波漫向身子，惹得她全身发热，她不知这股燥热感是源自他的话、他的黑眸，还是他紧握不放的手。

“以后不管你去哪，都要先告诉我，别再让我为你担心受怕，好吗？”蓝若霓点点头，而后慢慢抽回被握住的手。她生平第一次起了这种异样的感受：全身暖洋洋的，四肢百骸似乎都盈满了温热的暖流。她不太明白这股暖流从何而来，只隐约觉得它似乎和凌宇尘有关。

凌宇尘当然察觉了她的改变，却又不肯妄动，就怕她又恢复成原先那个不懂情爱滋味的冷凝仙子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我？”她声调柔软，半是疑惑半是柔媚，柔情使得她愈发娇艳动人。

“我以为我表现得够明显了。”他咧嘴自嘲，俊脸浮现出一抹真情，继而郑重地回答道：“因为我爱上你了，所以一颗心不再受我控制，总是时时刻刻为你担心，你可知道？”“你爱我？！”她退了一步，手摀住心口，一脸的难以置信。“有这么难以相信吗？”他觉得备受侮辱，没想到深情的表白却换来佳人的不信赖。“可是……你总是嬉皮笑脸的，没个正经样，我以为你是为了戏弄我，才成天将情啊爱的挂在嘴上。”蓝若霓老实地回答。语毕，她看见他一张俊脸起了红晕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有害羞的时候！

“那是因为你老冷着一张脸，我除了厚着脸皮扮小丑外，哪有机会接近你。”他气恼地解释，弄了半天她竟然以为他在开玩笑？早知如此，早点向她表白不就结了！害他白白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！

“可是，我是你的死对头的师妹。”她又想起了沉轩之和凌宇尘对立千年的情况。

凌宇尘一个箭步将她搂回怀里，邪邪一笑道：“相信我，当你在我怀中时，我绝对不会联想到沈兄。你比他那张冰块脸美丽多了。”他在她红嫩的双唇印下一吻后，又得意地开口。“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亲密关系，你终究要对我负责的，若霓。”“那次是为了救我，唉！总之那是意外。”她红着脸辩解，急欲撇清。

“你当每一个人中了媚药我都会‘以身相许’？那是因为你，我才牺牲自己的。”“你又开始不正经了。”她佯怒，却被他挤眉弄眼的样子逗笑了。

“我们在外耽误太久了，该回去了。”蓝若霓又想起了被遗留下来的贺梅心，始终放心不下。

“若霓，在我深情的表白后，你难道无话可说吗？”他健臂一展，又将她禁锢在怀中。

“要说什么？”她故作不解。

“你想要我动手逼供？”他忽地伸出狼爪向她衣领探去，她笑着格开，一抬头，却发现他又换了另一种表情。他一脸正经，深邃的眼正直直地盯着她。她一叹，他又再次运用让她心慌的伎俩了。“你想听我说什么？”她柔顺地望着他。

“三个字。”他扬起黑眉，自极了。

蓝若霓此时已经确定自己爱上这个时而嬉闹、时而粗暴的怪人了，虽然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，但他总是可以轻易地拨弄她的情绪，让她产生依恋的感觉，或许这就是他所谓的爱吧，但她不会这么轻易就说出口的。

“就是你对我说的那三个字？”她甜甜一笑。

凌宇尘点头，屏息以待。

“关于我对你的感觉的那三个字？”她再次确认。

他再次点头，嘴角微微上扬。

“闭上眼睛。”她忍着笑说道。

凌宇尘咕哝一声，但还是乖乖地闭上了双眼。

蓝若霓灵巧地从他的手臂下钻出，继而倾身在他的耳边低语。“我对你的感觉的确只有三个字——”她轻轻地在他的脸颊印上一吻，举足冲向洞外，而后倚在洞口，神情愉悦地喊道：“登徒子！”红影一闪，她已经施展轻功而去，只留下她清脆的笑声和铃铛声响。

“蓝若霓！”凌宇尘气急败坏地吼叫。

这个扰乱人心的魔女！他悻悻然低咒一声，望着远去的红影，伸手一扒黑发，郁闷地往山神庙的方向前进。

## 第六章 万魔蚁穿珠

再回到山神庙时，蓝若霓已经恢复成一副若无其事的淡然模样。凌宇尘虽然竭力隐瞒情绪，但一双眼总是会不由自主地跟随她的身影移动。这种现象，憨纯的贺梅心自然不懂，但陆平却一一看在眼里。

须臾，陆平开口道：“我已经觉得好多了，想出去外面走一走，劳请二位代替我看顾婴儿，我去去就回来。”“天色已经暗了，你自己多小心。”蓝若霓不疑有他，仅仅要他小心安全。

“多谢姑娘关心，我会小心的。”他微微拱手，将婴儿轻轻放在草堆上。

他才一出洞口，蓝若霓就被人从背后紧紧搂住，她大吃一篇，正想出手，耳际已传来一阵熟悉的笑声。

“是我！”凌宇尘戏谑一笑，在她发鬓偷了一个吻。

“你别胡闹，这里还有……”她将他紧凑过来的头推开，一回首，才发现他早让贺梅心躺在草堆上睡着了。

“我不会让闲杂人来打扰我们。”他依然说笑着，两只手臂已化成铁环，将她紧紧圈住。

“你快放手，这样子我怎么和你说话。”她开始挣扎，并提醒自己下次千万不能再背对着他。

“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。我给过你机会，你自己不说的，记得吗？”热呼呼的吻印在她的耳后，他辗转吸吮，差点让她站不住脚。

“凌宇尘！”她发出最后的警告。她知道这个人百无禁忌，什么事都敢做，要是再不制止他，情况一定会失控。

偏偏他像是黏上她似的，怎么说也说不听，蓝若霓微微侧身，趁他手

劲略微放松的时候，抓起他的双手使劲一甩，挣脱他的禁锢。“不要胡闹！”她义正辞严地咆哮着，人已退到他伸手不及之处。

凌宇尘瞪着她，继而一步步向她逼近。

“凌宇尘。”她又开始紧张了，以前怎么会觉得他无害呢？现在的他，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，而她只能无助地退到墙边。

“你在害怕吗？”他又换成一张笑脸。他喜欢逼出她的正常反应，却不想让她怕他。

“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他低笑出声，展平双臂，再度将她困在臂弯中。

“我才不是害怕，只是不习惯你严肃的样子。”她努力地瞪着他盈满笑意的俊脸。

“谁叫你这么难缠！整个天庭界只有你敢这样惹我，若霓……”他再次吻上她的唇瓣。

他原本只想轻尝，却再次沉醉于她甜美的气息，他不自觉地伸手抬起她的下巴，让唇舌进占她，逼迫她释放所有的热情。

直到她娇喘不已地推开他，凌宇尘才恢复清醒，知道蓝若霓还未大方到在有人的地方和他亲热，为了怕她困窘，他只好暂且压下满腔的情欲。

他伸手轻轻整理她被自己弄乱的发丝，随即搂着她坐下来，打算继续完成早上未完的话题。

“你今天早上为什么会冲出去？当时你的脸色极不好看，到底是怎么了？”“你看到了？”她颇为惊讶，记得当时他被贺梅心抱着，没想到，竟然还可以观察到她的脸色。

“你在吃醋？”他邪邪一笑，表情有点得意。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她突地用手肘撞了他一下，而后，她满意地听到他痛呼出声。

“告诉我原因。”他加重语气。“我不知道。”她叹息，却被他抓紧了双臂。

“我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该死，我不想这样莫名其妙地替你担忧！我要知道原因。”他气得抓紧她。

“我没有骗你。”她直视着凌宇尘，眸中一片坦荡。她知道他的愤怒缘自于关心，所以并不在意他抓痛了自己。

“你也不知道？”他放松力道，却跟着紧张起来。“这种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“大概两天前吧！”“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”他又臭着一张脸。她竟然独自承受两天的痛苦，而不告诉他？！真是太过分了！

“刚开始我以为会没事的，所以才没说。”她靠回他身上，这才发现凌宇尘每次发火，都和她的安危有关，这表示他的确关心自己。知道了这点后，她笑了，觉得十分温暖窝心。

“若霓，在小溪昏迷后的事，你记得多少？”他小心询问。

“不是你救了我，将我放在山洞吗？”“你真的不记得了？”他皱眉。那时的她是一团狂放的野火，几乎将他燃烧殆尽，而她竟全忘了！

“记得什么？”她眨了眨双眼，十分无辜的样子。

“你……光着身子诱惑我。”他含蓄地解释。

“咦？！”怀中的她忽地一弹而起，愣了半晌，而后唇边缓缓溢出一抹笑容，明眸又如同早上那样，漾着冶艳的风情。

“若霓？！”他的心跳倏地漏了一拍。“我是怎么诱惑你的？”她又展开那种倾倒众生的媚笑了。青葱般的手指忽地褪下自己的红衣，而后光裸着身

子，往他怀里钻去。

“若霓？！”他呻吟出声，始终觉得她不太对劲，但是又抗拒不了她的挑逗。

“你不是很喜欢我吗？”她粲笑如花的，在火光的映照下，她整个人呈现出透明无瑕的色泽，绝丽而完美。

“我真的希望你自己在做什么。”他最后的一丝自制力已散去，他的手温柔地覆住她，灵巧的指尖专注地探索她的状况。她发出激情的叫声，并拱向他，全身不安地扭动着。猛地，他以一记有力的冲刺进入她，领着她一起与情焰燃烧。

她感觉体内燃烧着一把永恒的火焰，仿佛把一切都融化成一股情感的暖流。

荒山中的破庙，再次燃起了绮丽的激情，一对有情人正彻底投入其中，忘却世间种种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魔族的人始终没有任何反应。凌宇尘倒也不急，反正就算是贺梅心被杀练成了法器，凭他的功力，乃是有能力销毁魔族，现在对方既然没有行动，他也乐得和蓝若霓共度两人世界的缱绻时光。

或许是陆平看穿了两人之间的情意，所以只要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借故外出，让两人有独处的机会。

剩下的贺梅心就很好解决了，凌宇尘在每次晚膳后，都会对她点下睡穴，让她睡个好觉，而其余的时间，他全守在蓝若霓的身边。

现在的蓝若霓与以往大相径庭，像是从不染尘烟的清真仙子，忽地转变为懂得情爱的人间女子，因而明眸总是漾着情感，嘴角总是含笑，人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美艳。

白天的她已不再冷寒若冰，而会陪在他身旁谈天说笑，让他和她一起分享内心的一切。他为她的风趣、单纯着了迷。

到了夜晚，她则变成魅惑人心的魔女，风情万种、热情如火，就像一团燃烧中的火焰，彻底将他征服。

这样的她让他爱得如痴如狂，再也不愿放手。这天傍晚，凌宇尘和蓝若霓在庙外谈天，陆平则悄悄地来到了贺梅心身边。

“贺姑娘。”他不怀好意地唤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一脸不悦，待在这破烂地方已经够久了，本以为有凌宇尘陪伴倒也无妨，但这两天他只陪着蓝若霓，看也不看她一眼，真是气死人了。

“你很喜欢凌公子？”这个笨女人的心思，他一目了然。

“那又如何？”她冷哼。

“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助你得到他。”他阴冷地笑道，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包药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她接了过来，内心开始动摇。

“这是陆某从塞外求来的秘药，如果凌宇尘吃了它，他什么都会听你的。”其实这是一帖魔族特制的穿肠毒药，即使大罗神仙吃了，也会耗损仙气，全身无力。

“你为什么要帮我？”她有些不明白。

“你要凌宇尘，而我要的是蓝若霓。”让四肢无力的凌宇尘眼睁睁地看着他夺取贺梅心的魂魄练就法器，再用法器杀死蓝若霓，让他亲眼目睹最爱死

在眼前。

“什么时候动手？”她笑了，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

“今晚。”陆平露出阴冷的笑容。他在这间破庙耗了这么多天，就是要让凌宇尘和蓝若霓多相处一些时日，等他们如胶似漆时，再恶狠狠地折散两人。这就是魔族一贯的作风。死亡太过简单了，他要他的敌人——生不如死。

夜晚来临时，陆平碰巧猎了一只野鸡，贺梅心破例自动下厨，就在庙里煮起鸡汤来了。

陆平依旧外出做他例行的散步，贺梅心则悄悄地将药包投入汤中。“凌大哥，喝汤。”凌宇尘和蓝若霓才一进门，贺梅心就递给他一碗热腾腾的汤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笑着接过，却将汤给了蓝若霓。

“凌大哥！”她又急又气，不满地瞪了蓝若霓一眼。

“这是她的心意，你就喝吧！”蓝若霓不以为意，将汤递还给凌宇尘，自己则在火堆边坐了下来。

凌宇尘倚着她，跟着坐了下来。他自顾自地和蓝若霓聊了起来，完全忽视贺梅心的存在。贺梅心越想越气，也盛了一碗给蓝若霓。

“喏！给你！”反正陆平说喝了这种药汤就可以受她控制，到时候她就会要蓝若霓滚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能见到凌宇尘。

“谢谢。”她接过去，喝了一口。

贺梅心眼看两人都喝了汤，才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。

“贺姑娘，你不饿吗？”凌宇尘发现她并未进食，好奇地追问。

“她当然不饿，因为汤里面有毒！”门口传来了一阵声响，来者正是和他们相处数日的陆平。

“陆平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贺梅心惊叫出声，她并不想夺人性命呀！

“蠢蛋，我给你的是魔族秘传的毒药，即使他们修为再高，也免不了要穿肠破肚！”“你……凌大哥，对不起！”她的泪潸潸滑落，正想冲过去看凌宇尘，却被一股气流卷到后面，撞昏了过去。

“凌宇尘，看清楚我是谁。”陆平手一挥，旋即恢复成原来的面貌，正是魔族之王——阎清。

“你一定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。”他举手一挥，手边立刻出现了一个婴孩，正是他整天抱着的那一个。

“看清楚了！”他手一捏，硬生生将婴孩弄死，继而将婴孩的身子撕开，随即出现了七彩瓶。

“这个婴孩身上的灵气正好可以隐藏七彩瓶的魔气，我将自己的魔力封印，藏在这孩儿肚中，就算你们仙术再高，也参不透其中的玄机。”“你好残忍。”蓝若霓四肢无力，腹痛如绞，只能眼睁睁地看他将婴儿杀死。

“更残忍的还在后面哩！”他邪邪一笑，笔直地走向贺梅心，举手之间又将她杀了。

他手一挥，转眼间，已将贺梅心的魂魄灌入七彩瓶。

一时之间，风云为之变色，七彩瓶发出无数道邪异的青光，片刻之后，邪魔之气已贯穿整间庙宇。

凌宇尘忍着痛，他知道自己的一时大意铸成了大错，也连累了蓝若霓。他凑向她，低语：“七彩瓶已经练成，我来挡一阵子，你乘机先走，不要管我。”“那怎么可以！”她知道凌宇尘的身体也同样难受，绝对不是阎清的对手。



“好一对情深意重的小鸳鸯，可惜太迟了！”他忽地敛住笑容，手使劲一扬，蓝若霓已被他卷起，旋即钉在墙上。

“杀了这个大美人很可惜，不过她既然是你的弱点，那么在你面前杀了她，也是一种享受。”“住手！”凌宇尘大吼，无奈全身使不出半点力气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举高瓷瓶。

“不要！”他看着七彩瓶化成无数道青光，直直射向蓝若霓的心口。

刹那间，青光却如水汇江洋般消失不见了，蓝若霓只觉得有一股暖流由心口传向四肢百骸，并无任何不适的感觉。

“怎么可能？”阎清大吼。这是七彩瓶第二次失利了，为什么？蓝若霓此时发觉力量已回复了八成，虽不明白原因为何，但她却不动声色地伸手握住腰间的红鞭。

“不可能！不可能！”阎清失神叫道，再次举起七彩瓶，将它射向凌宇尘，他不信苦练多年的宝贝连一个仙人也伤不到。

“凌郎！”蓝若霓大骇，她来不及细想就飞身扑了过去，并将瓷瓶全数的光芒用身子挡了下来。

“若霓！你没事吧？”他又是感动又是气恼，她就这样冲了过来，连性命也不顾，真是太危险了！

“我没事！”她亦是讶异无比。瓷瓶的青光再次被她接收，她的身子不但不觉得难受，反而溢满了源源不断的生气。

她回头给凌宇尘一个安抚的甜笑，复而举起红鞭攻向阎清，一心只想抢回解药救凌宇尘。

阎清的嘴张得更大了！这下子连毒药也失去了效用。他只见她灵动的红鞭直扫而来，吓得白了脸。

仓皇狼狈地吃了好几鞭后，阎清猛地提气大喊：“来人呀！快来。”瞬间出现三、四个人，团团围住蓝若霓。

“总算是全来了。”她发出一声冷笑，打算一举歼灭魔族之人，不想再有无辜的人受害。

她红鞭舞得极俐落，在缠斗之间，犹不忘抽出一柄短刀扔给凌宇尘防身。她惦记着凌宇尘身上的毒，又气恼阎清杀了无辜的婴孩，因此出手既快又狠，招招皆是避无可避的狠劲路数。

三两下，魔兵已经被她击毙，只剩下阎清一人。

阎清面如死灰，他从来不曾败得如此彻底。

“解药拿来！”她冷眸一扫，浮现杀意。阎清马上从腰际取出一个白色的小瓶子。

“如果是假的，我会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”她淡然地开口。

阎清知道她说得出做得到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颤动，他现在只能求她留一条生路了。

“你想解药是真的吗？”她以红鞭将瓷瓶卷来，飞快地蹲在凌宇尘面前。

“经过你方才的大展身手，他不敢骗你的。”凌宇尘又恢复了开玩笑的心情，他再次庆幸让蓝若霓爱上了自己，他可一点也不想要她的红鞭。

“你觉得如何？”她绝丽的脸庞上布满焦虑。

此时，凌宇尘感动得只想搂着她亲吻，却又想起还有一个大垃圾未处理。

他试着站起身子，忽地感觉腹内有一股凉气流过，看来解药并不假，

因为他已经逐渐使得上力气了。

蓝若霓细心地扶起他后，才转身再次面对阎清。

“他要怎么处置？”“毁了他的法器，带他回天庭受罪，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”凌宇尘淡笑，这一趟人间行已功德圆满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终于赢得美人芳心了。

阎清闻言一凛，带回天庭表示将永世受到囚禁。与其如此，不如同归于尽。顿时，他心中杀意再起。

他再次催动七彩瓶，更将自己一身的修炼全真注在法器上，冷不防，他已将一道宏大的魔光直扫向两人。

“小心！”两人同时大喊，手上的红鞭飞扇全出，“砰”一声分别击中他的要害。

阎清口吐鲜血，直直跪倒在地，再次看见七彩瓶的昊光化成了一道青色光芒——悉数进了蓝若霓的胸口，只见她身上漫着一股澄黄色的光芒，将青光全吸了过去。

“万魔蚁穿珠！”他瞪眼大喊，随即倒在血泊之中，一直到死前他仍不明白，为什么传说中被毁的魔族至宝会再度出现江湖，而且是在仙人的体内？！带着满心的疑问，他缓缓地闭上了眼。

“若霓？”凌宇尘忽然发现她目发异光，直直地向后倒去，他眼明手快地接住她。

带着满心的疑问，他决定带若霓回岷山，解开这一切的迷团。

而他相信，百里芜虚会是最佳的解答者。

岷山顶百里芜虚自从让蓝若霓下山后，独自在外头逛了一圈，最后还是决定回岷山过平静简朴的生活。

时值冬日，岷山顶已开始飘雪了。

百里芜虚坐在石屋外，喝酒看雪景。

“百里老兄！”天边传来了叫唤声，随声出现的是白发白眉的太上老君。

“太上老君？”百里芜虚讶异极了。太上老君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难不成是沉轩之惹上天庭的人？“是我。”太上老君面色凝重，眼中尽是伤悲。

“怎么啦？”百里芜虚急了，瞧他一脸忧愁，难不成连他也有事？“你可记得千年前琅玕山除魔一事？”百里芜虚抖了一下，但仍旧镇定开口。“记得，大魔头还是我杀的。”“我记得你向天庭禀告，那颗魔界至宝已经毁了！”他神情无奈地看向百里芜虚，不知道接下来的事该怎么说。“怎么了？太上老君，你就直说吧！”莫非他的乖徒儿若霓出事了？他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。

“为什么蓝若霓的体内会有魔珠？而且已经被唤醒？”“唤醒？什么意思？”百里芜虚皱眉问道。

“昨夜值界星君夜观天象，发现原先在人间的那股稀薄的魔气虽已消逝，但却又出现了另一股强大的魔气，查探之下，才发现令徒的体内有一颗法力强大的魔珠，而且是千年前就该被毁掉的那一颗。”“什么？”他大叫，不明白若霓体内的魔珠为何会浮现。几千年来不是都没事吗？“喔！他们来了。”太上老君望着山下，喃喃自语。

过了不久，远处慢慢地出现了一条人影，来者正是一脸焦虑的凌宇尘，他手中抱着昏迷不醒的蓝若霓。

“老君！百里前辈。”凌宇尘点头致意，将怀中的蓝若霓轻轻放下。

“这…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百里芫虚大骇，随即看着蓝若霓眉目间出现了一团黑气。

“这正是我想向前辈请教的，为什么她会昏迷不醒？”凌宇尘焦急问道，而后飞快地将人间的事转述一次，也将蓝若霓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情，以及身受七彩瓶毒气侵袭亦没受伤的情形描述了一次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太上老君捻须叹道：好一个阴错阳差啊！

“你可知她体内有一颗魔界至宝——万魔蚁穿珠？据我推想，魔珠可以在她体内千年隐而不见，必是因为她的仙气与魔力旗鼓相当所致。仙魔两气相克相生，两气既然相当，自是可以互相抵触，隐而不见。”老君一叹，继续道：“她下凡之后，接二连三受七彩瓶魔力所刺激，虽然无伤，却也激出魔珠潜藏的力量。”“什么意思？”凌宇尘铁青着一张脸。

“魔珠会吸气，举凡仙、魔之气，它皆可纳为己有，倘若她接受的是仙气倒也无妨，但她所接受的是魔气，因为此两股魔力合而为一，会反噬她体内原有的仙气。”“那若霓为何昏迷不醒？可有解决的办法？”凌宇尘直冒冷汗，不敢相信会有这种离奇之事。

“所以，她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子，就是因为白昼助长正气，她尚可保持原貌；但夜晚受了魔珠的控制，行为自是不同。”凌宇尘一愣，想起了她以往的异常表现。

“请前辈救她！”凌宇尘拱手，请求百里芫虚。

“太迟了！”百里芫虚叹息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瞪目怒吼，不！若霓，不可能没救的。

“若霓的眉心已有黑气，表示她体内的魔气早已强过仙气，她原有的仙气正一点一滴地被魔珠所吸收，所以她身子会忽冷忽热、昏迷不醒。”“一定会有法子的。”凌宇尘猛地跪了下来。上天不可能对他如此残忍的，他和若霓相爱至深，绝不会被分开的。

“太迟了，万魔蚁穿珠已被魔力唤醒，再过不到半个月，魔力就会贯穿她全身，最终她会……”百里芫虚泪流满面，开始后悔自己当初让她下凡。

“会怎么样？”他屏住气息。

“会幻化成一个完完全全的魔女。”“咚”的一声，凌宇尘跌坐在地，久久不能言语，不愿相信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。

“不可能……绝不可能……”他惨白着脸低喃。这时昏迷的蓝若霓悠然醒转，刚才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，两道清泪因而缓缓流了下来。

“别哭！我会想到法子救你的，别怕。”他一把搂紧她，将她冰冷微颤的身子紧紧纳入怀中。

“凌宇尘，这也是天帝给你的下一个任务。”太上老君从身后递出了一柄精光四射的神器。

“星月戟？”凌宇尘低声道。他曾用这柄神器除掉无数邪魔，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会用它来手刃心爱的女人。

“怒难从命。”他将蓝若霓一把搂起，神情严肃地开口。

“莫非你想抗旨？”太上老君也不忍见他手刃爱人，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，除了消灭她之外别无他法。

“既然你说十五天后她才会成魔，那在这十五日内，我会想办法为她续命的。

她是我的女人，我会对她全权负责。”“凌宇尘，十五日，天庭会将星

月戟送到你手上。”凌宇尘僵直的身子显示他的不妥协。他抱起蓝若霓，逐渐消失在漫天飞扬的白雪中。

“百里兄，事情会发展成这般田地皆是天意使然，你莫要怨我。”太上老君发出一声长叹，随即摆手离去。

离开天庭后，凌宇尘便带着蓝若霓四处游荡。其实他知道并没有方法可以救她，他只是想带着她云游四海，让她开心。

他们如此流浪着，一转眼日子已经过了大半。

这一夜，他找了一个隐密的山洞住下。外面正飘着漫天大雪，他温柔地为蓝若霓覆上皮裘，静静地搂着她。“凌郎！”怀中的蓝若霓轻轻唤着。

他闻声低下头，温柔地搂紧她。

“这些天我很快活。”她淡淡一笑。

“是吗？你还有什么事想做尽管告诉我，我绝对会尽力帮你做到。”他笑着允诺。

“我已经心满意足了，你不要对我太好，否则会把我宠坏的。”她轻笑出声，竭力吸取他怀中的温柔。

“你是我唯一的女人，我不宠你，要宠谁呢？”他轻抚她的云鬓，心中无限感慨。

“你这个人挺怪的，一开始我很讨厌你，谁知道你一点也不怕被拒绝，脸皮倒是挺厚的。”“你怎样都吓不走我，这样的男人才值得你托付终生啊！我这辈子已经认定你啦！”

“你休想跑掉。”她笑了，眼里却滑下一颗滚烫的泪珠。

“你还有什么心愿？我是天界第一把能手，只要你说得出，我必定会舍命完成。”“没有。”她避开他的黑眸，手心摊开，才发现自己一直握着一枚刺绣，这是今天他俩在山下城镇观礼，凌宇尘从新娘花轿上拔下的。

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成为他永世的伴侣，但是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几日，她怎么敢说出这种痴心妄想！

凌宇尘看见她手中的红绣，当下便明白了她的念头。他眼眶一红，随即下了一个决定。

就算她只能再活一时半刻，他也要让若霓明白他永世不渝的心。

## 第七章 缘已尽情难绝

风雪飘飞的暗夜，山洞里却别有一番光景。

蓝若霓睁开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眨了又眨，她触目所及全是高烧的红烛，以及散满一地的红绸丝缎。而披在她身上的红袍，正是新娘的喜服。

“你醒了？”凌宇尘淡笑着倾身向前，同样是身穿红袍。

“这些是……”她虚弱地问着，一只手轻抚着嫁衣上的花纹，忽然间，她像是明白了什么，立刻泪盈双睫，滑下一颗颗的泪珠。

“根据民间的习俗，新娘子是不可以掉泪的。”凌宇尘轻笑出声，低头吻去她的泪水。

“你……何必对我这么好？我只是一个快死的人。”“今天是我们大喜的

日子，你不要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”凌宇尘伸手轻轻点住她泛白的唇，强忍住心中的悲痛。

若霓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并将他的手掌贴近自己的脸颊。她心中一酸，苦苦道：“你这么做只是苦了自己，再过几日，我就会魂魄尽散，到那时，我什么都不会记得了。而你一个人在世上，孤孤单单的，多了这些回忆只会让你伤心难过，既是如此，你又何苦这么做？”“只要是关于你的事，不管是甜是苦，是悲是喜，我全都会记得。”他将若霓揽在怀中，在她发鬓印下一吻。“你的甜香、你的一颦一笑、说话的模样、微嗔的怒颜，以及现在的模样，我都不会忘记。”若霓靠在他怀里，听着他强而有力、安抚人心的心跳声，尽情地吸取他传递过来的热力。

“你穿红袍的样子好奇怪。”靠着 he 半晌后，若霓忽然轻笑出声。

“为什么？”凌宇尘低头看着自己的红袍，感到好奇不已。“或许是你常穿黑衣服吧！现在突然看见你穿红袍，感觉不太相称。”她淡淡一笑，伸手把玩着他的衣领。

“全天下也只有你能将红色穿的这般好看。”他爱怜地在她的额头印下一吻。

绛唇黛眉，绯色雪罗，好一个烈焰幻化的玉人儿。即使此刻她已被魔气缠身，他仍然对她着迷、爱恋不已。

“第一次见你，是在一场大火里，你一身的火红衣里，眸光潋潋，仿佛是从火里幻化出来的凤凰。”他目光低垂锁在怀中的红裳女子，嘴角扬起一抹苦涩的笑。

“如果当时没遇见你，如果没有对你动心，你依然会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仙人，和你师父在岷山顶过着平静的日子……”他的黑眸写满悔恨、自责。

“我情愿我们从未相遇，我宁愿独自过上千年万年，也不愿你变成今日这个模样，如果我没有遇见你，没有逼迫你和我一起下凡，你依然会是原来那个蓝若霓，你冷漠也好，讨厌我也罢，至少你会一直活下去。”语毕，凌宇尘的眼光飘向远处，凄然一笑。

“我怎能原谅自己？若不是我逼着你和我一起下凡，你就不会遭遇这些事，我好恨我自己。”直到一双颤抖冰冷的小手覆上自己的手背，凌宇尘才察觉到脸上多了两行泪，然而那滚烫的热泪，却温暖不了他无助慌乱、日趋荒凉的心。

“我一点也不后悔。”此时，她绝美的脸庞已没有半点血色，明眸却依然泛起无悔的深情。“我们曾经历过的一切，我都不会后悔，我会一直牢记在心里，直到我魂飞魄散的那一刻，我都不会忘记。”他不语，只是紧拥着蓝若霓，将她的话、她的容颜，以及此时的光景，深深地烙在心里。

他要永远记牢关于她的每一刻时光。

“吉时已到，我们可否先拜堂？”他扶住若霓的身子，短短的一番谈话，已使虚弱的她频冒冷汗。“好，一切依你。”她奋力撑开眼皮，扯出一个微笑。

凌宇尘忍着泪为她戴上凤冠，而后抱着浑身无力的若霓到洞口，细心地扶着她跪下。

“第一拜是告之天地。”他低语，搂着她盈盈一拜。

“第二拜是拜高堂，这可有点难了。对了，岷山在北边，我们就朝你师尊的方向磕头好了。”而后他接着蓝若霓，轻声道：“最后一拜是夫妻交拜，自此之后，你是我的妻子，而我是你的夫君。”蓝若霓隔着红巾一颤，微微

摇头。

“怎么啦？你哪里不舒服？”他急忙掀开红巾，只见她闭目不答，脸上挂着两行泪水。

“你不喜欢当我的娘子？”他温柔地抹去她的泪水。

蓝若霓摇头，打了个冷颤，一抬眼，就看见他俊美的脸上布满关切之情。

她“嚶”一声，突地投入他怀中，哭道：“再过五天，我就会死去，可是我真的不想死，我想一直陪着你，千年万年一直陪着你……五天太短了……太短了。”凌宇尘低吼一声，紧紧搂住她，而后狂乱地低下头，吻住她颤抖的唇，他一寸寸地深入、彻底地释放热情。

时间、空间对他而言一向没有意义，但是他和若霓只剩下五天可以共处了。

五天后，天庭就会派人送来星月戟。

五天后，若霓体内的魔性将会贯满全身。

奉天命，他必须在她成魔之前杀了她。

手刃他心爱的女人，亲眼看她香消玉殒，三魂七魄俱离……他将眼睁睁地看着她化为轻烟……从此清风袅袅，天上人间，永不会再有佳人的芳踪……一缕芳魂杳渺，永生永世，他再也寻不着她的踪影……他近乎绝望地吻着蓝若霓，如果时间可以就此停住，他愿意放弃一切，只求换得一个机会——一个让她活下去的机会！

“是我不好，我不该说这些的。”她垂首一叹，再抬头时已用衣袖抹去泪痕，粲然一笑道：“这样子一延迟，会不会误了吉时？”他摇摇头，重新为她覆上红巾，继续行礼。

“第三拜——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凌宇尘的娘子。”他微微一笑，将她搂回铺着红布的草堆上。

凌宇尘再次取下她的红巾，体贴地问道：“累不累？要不要睡一会儿？”“我好冷，也好累，可是我舍不得睡……你陪我说话，我想听你说话……”她星眸半掩，强自振作。这五天对她而言太宝贵了，她要好好把握住每一个时刻。

凌宇尘牢牢地揽住她，抵着她的发丝，他温柔说道：“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以后我该怎么称呼你？你要我叫你娘子？还是霓儿？”她溢出一抹甜笑，软声道：“什么都好，我都喜欢，师兄习惯叫我红儿，师父唤我若霓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叫我霓儿呢，以后这就是你专属的称呼，一个人一个，我才不会搞混。”“你师兄为什么叫你红儿？”凌宇尘含笑问道。“因为你总是穿著红衣吗？”“蓝若霓是师父替我起的名字，师兄喜欢和师父唱反调，所以另外替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红儿。”她闭上眼睛，陷入儿时的回忆。“为了让师父和师兄两个人都开心，我就用师父取的名字；一身的红衣，则是对应师兄为我取的名字。”“原来是这样子。”凌宇尘轻笑出声。

“师兄和宓儿不知怎么了，他是不是找着了宓儿姊姊……”她闭眼低喃出声。

“这世上怕是没有沈兄做不到的事。”说着，凌宇尘突然心念一动，激动地坐直了身子。

“沉轩之？！我怎么会忘了他？当初是他救了你，也是他隐藏了魔珠的魔力，他一定会有法子救你的！”突如其来的一线希望，让他的脸布满狂喜

之情。

“凌郎，你说什么？”她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，因为全身的精力都用在对抗魔珠的魔性，所以清醒的时刻已经越来越短了。

“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”他将若霓一把抱起，就往洞口冲去。

尚未踏出一步，洞口就出现了天帝派来镇守的天兵天将。

“你们做什么？”凌宇尘怒不可抑。

“天帝有令，她即将成魔，为免生灵受难，我等奉命看守洞口。”“让开，我要救她，一定要出去。”凌宇尘沉声道，他一直以为这个山洞够隐密，殊不知早已受人监视。

“请不要为难我们，我们也是奉命行事。”“让开！”他一声暴喝，抱着蓝若霓就要冲出，镇守的天兵亦不敢轻忽，纷纷举起了神器应付。

“凌宇尘，你想违反天规？”带头的天将怒吼。

凌宇尘脸色发青。他觉得怀中的人儿越来越冷，似乎随时会离他而去。他一咬牙，不再犹豫——即使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他也不愿意放弃，只要若霓有一线生机，即使倾其所有他也在所不惜。

“凌某得罪了。”话未说完，他随身的扇子已飞掷而去，趁他们分神之际，他立刻搂着蓝若霓窜出山洞，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踢开两个天兵——咒法一施，已消失于现场。

“快追！”一群天兵天将急急追上去。

“且慢——”一声浑厚的嗓音忽地从天而降，正是慈眉善目的太上老君。

“老君为何喝阻？！蓝若霓若是成魔，并不是我们能担待的责任！”“我知道。”太上老君叹口气，从袖中取出了天帝交付的星月戟，一柄可以让神仙魔物魂魄俱毁的神器。“还有五天，就让他们好好过完这五天吧！”“但是……”“要找到他们并不困难，我愿意担这个责任。他们只剩这最后的五天，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”太上老君长叹一声，轻挥拂尘缓缓离去。

宋·南京城·司徒府。

大雪纷飞的夜里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的暗夜。

不一会儿，一名老汉已经探出头来。

“是谁啊？在这大半夜里扰人清梦！”“老爹，我是路经此地的旅人，因为妻子受了风寒，想在贵府借住一晚，可否行个方便？”老汉定眼看清楚来人的长相；气宇轩昂，眉目间有股抹不去的疲惫，而且怀中抱着一个女子，想必他所言不假。

“你倒幸运，一找就找对了人家。”老汉微微一笑，欠身让他们进入。

司徒府在南京是有名的行善人家，他虽然仅是司徒府的总管，却也恪守老爷子的吩咐：在有人上门求助之时，要适当地伸出援手。

提着灯，他领着旅人来到一间客房。

“你的夫人没事吧？”打从进门后，就不曾听见她的声音，总管禁不住开口询问。

“多谢您的关心，只是受了风寒，不碍事的。”“公子，那你们早点休息。”

“在下凌宇尘，不要公子长公子短的，听了挺不习惯的，谢谢你的帮忙。”黑衣男子爽朗一笑。

管家一离开，凌宇尘嘴边的笑意随即隐退。他走向床边，失神地望着昏迷的蓝若霓。

她清醒的时间已经越来越短，眉目间的黑气逐渐加深，身子忽冷忽热；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魔性一点一滴地侵蚀她的身心，他却是该死的束手无策。

他花了一整天才赶到南京的司徒府，亦是宓儿转世投胎的人家，这是他唯一想到沉轩之会出现的地方。

依时间推算，宓儿在人间已经是个十七岁的少女。他希望宓儿已经和沉轩之相遇。

他和若霓只剩下四天的时间，而沉轩之是他最后的希望。

床上的人儿忽地动了一下，凌宇尘赶紧伸手将她纳入怀中。她长长的眼睛眨了眨，一双悲伤的眸子和他相对望。

“我不要你为我这么做。”她困难地开口。知道他违反天规，打伤天兵天将，还带着她逃出了山洞。

“你先不要说话。”他强颜欢笑，绝望地想再传些热力到她冰冷的身子里。

“胸口很难受吗？”“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。”她撑起身子，困难地开口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忍着泪，扯出一个难看的微笑。

“带我回山洞，不要再和天庭的人动手。”她自知死期将至，唯一的期望就是不愿凌宇尘再为她受苦。“你还不明白吗？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我……你打伤了天兵天将，违反了天规，是要受处罚的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……”蓝若霓挣扎着起身，就要下床。凌宇尘急忙搂住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你怜我、爱我，我都明白，但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什么都不想强求了，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”她伸出手，颤抖地抚摸着俊逸的脸庞。“师兄身边有宓儿姊姊陪伴，可是你没人陪伴……答应我一件事，多花点时间到岷山陪我师父，他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又不会照顾自己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！”凌宇尘不由得热泪盈眶，泪水直洒而下。

“这几天我越睡越沉，醒的时间只怕有限，难得我有话想说，凌郎，你就让我说完吧。”凌宇尘不忍拒绝她的要求，仅仅收紧双臂，用力地圈着她。

“我原本是个人，因缘际会被师父捡了回去，更在他和师兄的教导下修炼成仙，这番际遇不是人人都有，我已经幸运地比常人多活了几千年，该知足啦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闭上眼喘息，心口涌上的痛楚越来越强，连她都没把握自己还可以再撑多久。但她还有很多话想说，现在若不开口，只怕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凌宇尘将她的手臂搭在自己的肩上，随即将真气运入她体内，抑住她体内日渐强盛的魔性。

蓝若霓察觉后奋力一推，气若游丝地开口。“凌郎，不要浪费你的真气了。”万魔蚁穿珠乃魔界至宝，无论魔气或是仙气，一旦遇上，只会让魔珠将能量吸为己有。

“以我的修为，应该还可以为你挡些时日，只要再多个几天，我们一定能想出法子的。”他伸出手，就算耗尽他所有的修为功力，只要能多换得一天、两天，他也愿意赌上一切。

“你再有这个念头，我就立刻自尽！”她将手高举在额顶，神情坚决。

凌宇尘只能无助地凝视着她眼中的悲伤和绝望。

“你这是在惩罚我吗？”他扬起苦涩的微笑。“不能救你，不能帮你，什么都不能，只能看着你转变成魔，最后亲手让你魂飞魄散，呵！上天对我可真仁慈。”蓝若霓高举的手慢慢放下，轻叹一声，她将自己缩在床角。

此时，屋内屋外一片死寂，就如同她现在的心情。



凌宇尘明白她的用意，他也知道自己就算将功力全输给她，到头来还是会被魔珠所吸取。

蓝若霓还是难有生机。

“所谓将心比心，换成是我，你又会怎么做？”蓝若霓转头，凝视他半晌，摇头叹道：“我和你不同，你是天帝最信赖的人，还有许多天命责任待你完成，又怎能和我相提并论？”他淡淡一笑，轻抚她柔顺的发丝，问道：“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？此时此刻，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救你，其余的什么责任使命，我一点也不在乎。”蓝若霓靠回他的怀中，任由泪水滑落。过多的谈话让她疲倦，此时她只想闭眼睡去，却舍不得凌宇尘。

“你再多说点话，别让我睡着。”“你已经丧失太多力气了，先闭上眼睛睡一下，好不好？”他柔声劝道，慢慢地将她的身子放平。

她闭上眼，任由凌宇尘为她盖上被子。在意识逐渐模糊之际，她仿佛听见了婴儿的啼哭声。

她再次睁开眼睛凝神细听，而后郑重地开口。“凌郎，你可有听见婴孩的哭声？”“有，怎么啦？”他细心地拨开她额前的发丝。

“倘若时候到了，你一定要杀了我。”她正色道。

他的手一僵，黑眸蕴满痛楚。“别说这些，我会找到救你的方法。”“还记得我们亲眼所见之事吗？魔族的人个个心狠手辣，连婴孩也不放过，而我不想变成那样子。所以，请不要让我伤及无辜，也请在我蜕变成魔之前——杀了我。你愿意答应我吗？”凌宇尘形如槁木，动也不动。

“我知道这很困难，但这是你唯一能为我做的，你肯答应我吗？”她尽量以平淡的语气开口。

“你知道我不会拒绝你的任何要求。”他疲倦地闭上眼，算是允诺。

“谢谢你。”她虚弱一笑，而后沉沉地睡去。

凌宇尘起身，走到窗前。只剩下四天了，能不能找到沉轩之是个问题，找到他，救不救得了若霓也是一个问题。第一次，他感到对未来毫无把握。转身在她床边施下防护的咒语后，他迅速离开了房间，准备夜探司徒府，找寻沈轩之和宓儿的踪迹。

“什么？你们家小姐失踪很久了？”凌宇尘站在大厅，失魂落魄地不敢相信这个事实。

离开房间，他施展轻功在司徒府找寻宓儿，却没有发现宓儿的踪迹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他只好直接找人询问，却得到这个晴天霹雳的答案。

“小姐……小姐已经失踪了三个月，我家老爷派出所有的人去搜寻，却始终找不到。”管家不明白眼前的男子和小姐有何关联，更不明白为何他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整个人显得摇摇欲坠，面色惨白。

“公子……公子，你还好吧？！”管家好心地上前，想扶他一把。

凌宇尘踉跄地退了好几步，面色死灰，满是绝望，而后他以极快的身手奔出大厅。

凌宇尘冲出司徒府，漫无目标地奔走；举凡身穿白衣的男子，他都会上前端视，一个接一个地检查。他从城内找到了域外，最后寻至荒郊野外，心里最后的一线希望，如同他的体力一般，逐渐地自体内流失……他再次抬头时，夕阳已西下。又过了一天，他和若霓只剩下三天的时间。

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凌宇尘打算转回司徒府，途中，一对农人打扮的夫妻与他擦身而过，他们的谈话，不经意地传到他的耳中。

“是我没用，赚的银两不够养家活口，如今你都有孕在身了，还要陪着我一起下田，真是对不起。”“你我夫妻本是一体，现在怎地又分起你我？我知道你心疼我、怜惜我就够了，以后孩儿出世后，我会将他教的和你一样脚踏实地。现在，就算日子苦一些，又算得了什么……”随着农人越走越远，他们的话语也越飘越远。凌宇尘伫足在原地，失神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。曾几何时，他已经忘了这种感觉：平凡、朴实、知足的寻常生活？！他循奉天规，修炼成仙，数千年下来，他几乎忘却当一个人的滋味，直到他和蓝若霓下凡除魔……他和若霓，原本可以成为一对神仙侠侣，逍遥于天地之间，看尽天地间的奇山异水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希望身边有她、千年万年，就这么一直牵着她的手走下去……刚才那对农家夫妻朴实的打扮、平淡的生活，言谈中带有相互珍惜和温馨的气息，凌宇尘不禁被感动了。

凡人在世数十载，除了天灾人祸，尚有生老病死必须一一面对，在这短暂的时间内，唯有感情才能使心灵有所寄托，若寻找到了可以共度一生之人，就能一起面对一切苦难，共同走完所有的旅程。

he现在是仙，本已经超脱一切世俗，但现在，他却羡慕方才经过的夫妻，他们或许平凡，却能甘之如饴地手牵着手，相互扶持地走下去。

带着满腔的忧愁，他回到了司徒府。推开房门，他看见了昏迷在地的蓝若霓，他大惊失色，急忙将她搂起；又见她容颜惨白，眉宇间的黑气越来越浓。他急忙伸手探向她的手腕，发现到她的脉象极弱，生命力正一点一滴地流失。

凌宇尘伸手贴在她的背部，再一次用仙气抵挡流窜在她体内的魔性，直到他满身大汗，蓝若霓才悠然转醒。

“霓儿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”他将怀中的妻子扶正，感到心疼万分，却又无能为力。

她双眸眨也不眨，而后流下两道清泪。

“你……不该这么做。”蓝若霓叹息，知道他又损耗仙气来增长她清醒的时间，她伸手替他抹去额头的汗水，悲伤道：“这样的苦楚，我一个人受就够了，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。”“你怎么跌下床？我不是交代你要好好睡觉，等我回来？”凌宇尘说笑着，不忍见到她的愁容。“我醒了见不到你，心里头觉得不踏实，就想出去找你。”她淡淡一笑，抬头凝视他，非常小声地问：“你……找到师兄了吗？”即使她强装镇定，凌宇尘还是从她微颤的双唇看出她的恐惧。

凌宇尘默然无语，只是痴痴地望着她漆黑如墨的美眸。

“凌郎？没见着师兄吗？”她从凌宇尘的沉默中得到了答案。“能不死自然最好，但已经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也别强求了，就让我静静地陪你度过这最后的三天吧！”蓝若霓说完后，紧紧地闭上了眼睛，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。

“霓儿，倘若你真的如此洒脱，为何眼中还是有泪？你心里还是舍不得我的，是吗？”他轻轻吻去她不小心滑下的泪珠，泪入喉头，全是她的悲伤与绝望。

蓝若霓悲从中来，忍不住俯在他身上哭泣。

凌宇尘心中一酸，忽地想起以前曾许下的诺言——“只要能和你长相厮守，我愿意舍弃一切，以性命相许，永不言悔。”他猛烈省悟，想到了唯一让若霓活下去的办法。他不再犹豫，温柔地掬起她的脸，淡笑道：“今天虽然没找着沈兄，但我已经打听到他的居所，他带着宓儿住在不远的山上，

一个隔离人世的隐僻地方，明早我就会去找他，你别难过了，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。”“你真的找到师兄了？”她的心狂跳，被这个消息震得微微发颤，不知该如何形容此刻的感受。

“是真的，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找他。只要找到沉轩之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
”他将她放在床上，要她再休息一会儿。

蓝若霓伸手握住他，脸庞泛起一抹微笑，喃喃道：“我睡不着，你陪在我身边，等我睡了再走好不好？”“我一步都不会离开的，你睡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，即使你嫌我烦，我也不会走，日后你莫要后悔。”他仍是说笑着，而后低下头，吻上她微绽的笑颜。她轻笑出声，半是满足、半是疲惫地闭上眼睛，仍是柔声地说着话——“倘若我真的可以不死，我愿意陪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凌郎，我真的想一直陪着你……”语声渐缓，她慢慢地睡着了。

凌宇尘替她盖好被子，轻声走到了窗边，思考着接下来该做的事。

他只剩下三天，然而找到沉轩之和宓儿的机会近乎是零。对沉轩之而言，隐藏本身的仙气并非难事，若他想避着天界的人，简直是易如反掌。

骗说找到了沉轩之，是为了要让若霓安心，今早，他早已想出救若霓的唯一办法——用自己的命延续她的生命。

唯有源源不断的仙气，方能抑止魔性入侵，他打算用本身修炼数千年的仙气，来延长她逐渐流逝的性命。

明知道他终会灯枯油尽，力竭而亡。

明知道这样仍然救不了她，他还是愿意这么做，是自私也好，是罔顾天下苍生也罢！

只要他的妻子能多活一天一刻，他什么都顾不得了……失去她，独自活上千年万年又有何乐趣？千山万水，只身单影一人又该何去何从？不久前，她曾开玩笑地问他：对她的感情到底有多深？他当时并没有回答。

时值今日，他已经有了答案，对她的感情，足够让他舍去一切，包括自己的性命——情之一物，但教他死生相许！

蓝若霓再次醒来时，惊讶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山洞。凌宇尘说沉轩之已经找到了救她的方法，只是必须去千里之外采取药材，因此这段等待的日子，他必须不断用仙气抑止她的魔性孳长，直到沉轩之回来。蓝若霓半信半疑；一方面担忧他身子会受不了，一方面也担忧这最后的希望又要落空。

直到一个夜里，她忽然惊醒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她清楚地看见了凌宇尘的脸。

几日不到，他两鬓竟已生出了白发，俊脸上布满风霜，瞬间他竟苍老了许多……此时真相如利剑般穿透了心窝，她急忙摀住嘴将惊喘声遮住，却止不住浑身的轻颤，和直泄而下的泪水。

他根本没有找到沉轩之！！

这世上根本没有救她的方法！！

他只是用尽自己每一分苦修而来的仙气，来延续她的生命，却任自己一天天地憔悴下去。

“凌郎……”她无声地喊着，怕惊醒凌宇尘。

他这几天的镇定和从容并非是假装出来的，怕是他早已决定这么做了，只有自己像个傻瓜似的真的以为她得救了。

蓝若霓凄凉一笑，无声地走下床，望着外头的漫天大雪，心头不经意浮现在人阅读过的词句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

是的，直教人生死相许。她的凌郎，竟做出了这样的傻事，凝视洞外千万年不变的白雪，她竟觉得今夜的雪景，是她此生中见过最美的一场。

静坐着，她任由思绪飞跃千山万水，任由泪水无声滑落，她要用心记牢这最后的一夜。记牢眼前美绝的雪景，直到她魂飞魄散的那一刻，她都要记牢今晚的一切寒风、雪夜，以及凌宇尘生死相许的深情……

## 第八章 风不停人归去

碎玉般的雪花纷纷落地，触目所及皆是一片银白世界，更添几分苍茫之感。

这一日，蓝若霓起得早，她撑起身子，怔怔地望着洞外的雪景，这几日她醒的时候较平常为久，便时常文风不动地坐着，一坐便是好几个时辰。

她的静谧令凌宇尘深觉不安，他总觉得蓝若霓心中似乎已有所打算，但是任他怎么问，也问不出个结果来。

她总是静静地坐着，再不然就是痴痴地望着洞外。这样的蓝若霓令他不安，仿佛一阵风吹来，她就会随风而逝，离他远去了。

唯一不变的，是她两潭秋水中的深情，永远盈满着爱怜和温柔。

他只能日以继夜地守着她。

如此日复一日的煎熬，再加上以自己的仙气延续她的生命，几天不到，他已不复从前的气宇轩昂，发丝间也出现了一根根白发。

望着洞外雪景半晌，蓝若霓忽地将目光移向身旁的凌宇尘；几日下来，他已经从一个风采逼人的俊俏郎君，变成憔悴疲惫的模样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。

她伸出手，轻抚他的俊容，即使是睡着了，他的脸仍有抹不去的疲倦。蓝若霓望着他，心中柔肠百转，不由得滴下泪水。

“凌郎，世人常说：生无可恋甘为鬼，来生再续未了缘。来生……来生，此刻我多希望自己有来生啊！”她幽幽说道，用心地将他的容貌深深刻在心版上。

这样的生活不能再持续下去了，她已经知道凌宇尘根本没有找到沉轩之，更没有找到救她的方法，只是不断地耗损自己的功力来消灭魔珠的魔性。

面对如此情深义重的凌宇尘，她实在无法不动容。

她已注定要魂飞魄散。这几天，她什么都没点破，只是想多陪陪凌宇尘。“凌郎……凌郎，这自欺欺人的日子过得也够久了，我们都该醒啦！”她潸然说道，眼泪一滴滴掉落在他的肩头，因而唤醒了凌宇尘。

“霓儿！你怎么哭了？心口又犯疼了吗？”他翻身而起，搭上她的手腕检视，忧虑之情在顷刻之间已布满整张脸。

她摇摇头，倚着凌宇尘厚实的胸膛，淡然说道：“我只是在想象我们未来的日子。

我要陪你云游四海，看尽人间的奇山异水，你说好不好？”圈着她身子的双臂一紧，凌宇尘淡笑道：“是啊！等你的身子好了，我们哪里都可以

去。”她并不答话，只是静静地靠着凌宇尘，半晌后，她抬起头，展眉笑道：“凌郎！今天我觉得好多了，想吃点果子；另外，我病了好久，模样一定变丑了，你替我带些胭脂水粉回来，好不好？”“你已经够好看啦！抹胭脂可说是多此一举，再说这山洞只有你夫婿一个人，莫非你还想妆扮给其它人看？我可会吃醋的。”凌宇尘说笑着，低头看向她。

蓝若霓淡淡一笑，软声道：“这点要求你都不答应，还敢夸口自己是好夫婿，真不害臊！”“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你已经和我拜过堂，是我的娘子了，认命吧。”他宠溺地轻抚她的发丝，接着道：“并不是我不想外出采买，而是你身子尚弱，要是……”“放心吧，这几日我觉得好多了，要是有什么野兽来，我尚有应付的。”她笑着保证。

“你确定？如果我回来发现你有一丁点伤痕，我会非常生气哦。”蓝若霓仰起头，主动吻上他，止住他的话。

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吻过他；她的吻融和了热情和所有的情感，以及一丝丝的绝望。

绝望？！跃入心头的这两字令他惊惶不已，凌宇尘停住，仔细端看她娇美的面孔，审视是否有一丝一毫的不对劲——“凌郎？怎么啦？”她的眼眸闪亮如星，清丽绝俗的脸庞上只有缠绵的爱意。

“我还是不要去好了，留你一个人在这，我放心不下。”他心中的不安逐渐升起，始终无法放下心来。

蓝若霓忽地脸色一沉，背对着他缩进被中，以表达她的不满意。

“霓儿，别恼了，等你身子好了，不管是要吃多少果子，还是要妆点成艳极无双的绝丽女子，我都依你，好不好？现在你身子还未复元，不要任性了。”他柔声劝道。

蓝若霓依旧相应不理。她熟知凌宇尘，最怕她着恼，为了逼他出洞，她只好旧计重施。

“霓儿！唉！”他叹声连连，终究见不得她气恼的模样。他倾身向前，在她耳后低语：“别气啦！我现在就去，你先睡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蓝若霓仍是未转身，事实上她正紧咬着下唇，就怕自己哭出声来。

凌宇尘起身、出洞，这些细微的声响她都听得一清二楚，她的泪水已然决堤，心里不断重复地念着：凌郎……永别了！

确定他不会折返后，蓝若霓立即从床上起身。看了这山洞最后一眼，往日的一景一幕俱浮现在脑海里、泪眼中。

“凌郎……凌郎！”她犹如置身梦境，一再唤着他的名字，而后颤巍巍地站直了身子。

心碎神伤之际，她忽然想起沉轩之说过的一句话——世间最难之事，莫过于在不舍处当舍。

当时的她似懂非懂，因为她未曾动心，心中没有舍不去的东西。时值今日，她终于领悟到了“舍去”这两字的痛楚，原来是会痛彻心扉，令人肝肠寸断的。

她舍不得留下凌宇尘一个人……曾经自私地想着，只要能多陪他一天，甚至是一个时辰，她就拥有多一点点的幸福。可是当她眼睁睁地看着他，耗损心力替她抵御魔性，身心憔悴的模样，却还要强颜欢笑地安慰她一切会好转的。她怎么还能继续自私下去？她是一个没有明天的人，而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离开凌宇尘，不再让他浪费一丝一毫的真情！

“梧桐相待老，鸳鸯会双死”，这不是她爱人的方式，她相信自己可以做得更好。

将不舍的情感全部舍去，是她唯一能做的——此时，蓝若霓敛住泪水，振作起精神，口念咒语，随之消失在山洞内，徒留一股淡淡的幽香。

岷山顶，太上老君和百里芜虚正为蓝若霓之事吵得不可开交，忽地一个光点由远而近，飞近两人眼前。

“徒儿参见师父，参见老君。”蓝若霓一见面便盈盈跪倒，叩了三个响头。

“若霓乖徒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百里芜虚一惊，连忙将她扶起。

百里芜虚仔细端看她的面容，发现她眉目间仍有一团黑气，显然魔性未除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“你……为什么会这样？”百里芜虚大惊失色。

蓝若霓苦涩一笑，淡漠答道：“师父，魔珠栖息在我体内长达千年，和我的气息魂魄早已融为一体，怎能轻易驱除？”“可是……凌宇尘已经找到了你师兄，也找到了救你的方法！”百里芜虚脸色惨白，浑身发颤，为何几天不到，事情又起了变化？她摇摇头，露出一抹苦笑，随即看见太上老君一脸了然，眼中有着悲哀和伤痛之情。

“老君也明白不是吗？如果您早些告诉我，我就可以早点死心，也不用消耗凌郎苦修的仙气……”“什么意思？”百里芜虚一边将她扶起，一边听她说。

“根本没有解救的方法，我多活的这几天，全是凌郎将仙气输给我，延后我幻化成魔的日子。”说着说着，眼眶儿已转红，险些又要滴下泪来。她勇敢地昂起头，甩开泪水，郑重说道：“此行徒儿要向师父永别了，另外也请老君答应我一件事：配合我说的计划，在适当的时刻用星月戟了结我的生命，断了凌郎的念头。”“你……凌宇尘现在人在哪？”太上老君叹息。

“老君，时间已不多了，请答应我的请求。”她跪倒在地，不住地磕头请求。

“若霓……当真，当真没有其它的法子了？”百里芜虚老泪纵横。

“师父！您自己要保重身子，以后别再和师兄斗气了。”她强忍着泪说着。

“好！我答应你。”太上老君长长一叹，将她扶了起来。

蓝若霓不住地道谢。忍着痛，她飞快地将计划说了一遍。

“霓儿！”甫进山洞的凌宇尘不知情地唤着，手里还拿着她要的果粮和胭脂水粉。

山洞并不广阔，他黑眸一扫，已经发现蓝若霓不在了。他神色大变，飞快地奔出洞外，在漫天雪地中喊着她的名字，找寻她红色的身影。

白雪片片，风声凄厉，蓝若霓就像消失了一样，任凭他怎么呐喊，亦没有丝毫响应。

他猛地想起这些天她不寻常的安静，以及她的若有所思——凌宇尘心中一震！

莫非她已经知道真相了？！

“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”凌宇尘手按住心口，却止不住强烈的心悸。

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她的一举一动，越想，他越心惊，越觉得不对劲。他惨白着一张脸，发狂地奔回山洞。“霓儿一定是故意躲起来，闹着玩的。是的，一定是这样子的。”他拚命安慰自己，说服自己。

待会儿回到山洞时，他就会看到她一身红衣，看到她巧笑嫣然的得意笑容，会的，他一定会看见的。

才踏进山洞，等候他的，并不是他所想念的爱妻，而是许久不见的天兵天将。

“凌宇尘！你闯下大祸了；蓝若霓已经成魔，此刻正魔性大发，攻入岷山，现在正和太上老君陷入苦战中，天帝命你负起应尽的职责，消除魔女，以应天命，弥补你先前犯下的过错。”跟着递出了星月戟。

凌宇尘面色死灰，紧紧地闭上双眼，任由泪水直流而下；为什么，为什么在他何出一切努力后，事情还是回到了原点？“凌宇尘，请立即启程，要是让她下了凡尘，荼害生灵，就不是我们能付起的责任。”凌宇尘木然地接过星月戟，这柄神器好重……重得他几乎握不住。

他形如枯木地跟随在天兵天将身后，宛如傀儡般念出咒语。此时的他，一点感觉也没有了。只知道自己的心，正一寸寸地死去……岷山顶，此刻正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，蓝若霓与太上老君对峙；她的长发已经散乱，向来鲜红的樱唇已经呈现紫黑色，晶莹如玉的面容则笼罩着一团邪气。

当凌宇尘和天兵天将一抵达，蓝若霓轻喝一声，向上跃起，身子如彩蝶般直扑而下攻向太上老君，双手凝指成爪，招式凶狠。

太上老君举起尘拂，不敢轻敌，一来一往，攻得凶猛，半晌，蓝若霓刷一声，红鞭已经划破了太上老君的衣袖，她手一扬，紧跟着往老君的天灵盖一击——“霓儿！快住手。”千钧一发之际，凌宇尘掷出飞扇，将她的飞掌掷偏了数寸，一个飞身，旋即挡在太上老君面前。

“霓儿，是我，你认不得我了吗？”他低哑唤道，不愿相信她已经成了魔。蓝若霓眸中只有冷凝的杀意，她双手一扬，招式灵敏地攻向凌宇尘。

接下来的打斗，是凌宇尘有生以来最凶险的一场，一来若霓的武功不弱，成魔后每次一出手都是杀招，毫不留情；二来他始终无法相信她成魔的事实，所以，出招防守多过于主动攻击，更避免伤害到她。

不到片刻，凌宇尘已经落了下风，但他仍然狠不下心夺她性命。眼前的她的的确确是他的妻子，她一身红衣，娇娆难描，是他唯一心动的女人，他下不了手——即使在生死攸关之际，他还是闻到了她身上的甜香，还有随着她的移动，不时发出清脆声响的铃铛声。恍惚间，他已忘了身在何处，只看见她美丽的脸越靠越近，心荡神摇之际，他胸口已中了一掌，跟着吐出了一大口鲜血。

“快用星月戟！”身后传来了太上老君的声响。

他跌倒在地，只看见蓝若霓再度拟指成爪，向他的胸口直探而来。他露出一丝苦笑，这一刻，他没有丝毫闪躲的念头。

他万念俱灰地闭上了眼睛。

然而，胸口那一击始终没有来到。凌宇尘睁开眼，却看见蓝若霓跪在地上。击败她，救了自己一命的是蓝若霓的师父——百里芜虚。

太上老君上前扶起他，眼中有着遗憾和伤感。

“接下来，就是你的责任了。”使用星月戟者，本身必须是个仙术高超的仙人，再配合天帝亲授的咒语，方能发挥其功力。

凌宇尘的每一个步伐都如铅般沉重，他眼中含泪，嘴里开始念出挥动神器的咒语，而后走到了蓝若霓的面前。

“我知道很难，但这是让若霓摆脱魔珠的唯一方法。”百里芜虚泪流不止，语重心长地道。

“她是我的妻子，是我想要永远守护的人。”凌宇尘声音嘶哑，低头看着

闭目不动的蓝若霓。“我知道，你对若霓的情深义重，我不会怪你的。”百里芜虚哽咽地。

凌宇尘闭上眼，举高了星月戟，从上直划而下，在触及她发丝的一刹那，他倏地停住，跟着吐出一大口鲜血，他身形晃动，不住地往后退。

“我做不到！这一击下去，霓儿将烟消云散，元神尽失，连转生的机会都没有！”他发出最后的嘶吼，两行情泪直洒而下，神情痛苦万分，整个人已经在失控边缘。

“你——就快点动手吧。”百里芜虚哭着求他。

凌宇尘颠颠倒倒，双目赤红，最后将星月戟交给了身后的一名天将，痛苦道：“星月戟的咒语已经生效，现在谁下手都一样，就是不要逼我动手杀了自己的妻子。”天将手持星月戟，一脸犹豫地看向太上老君，后者神情凝重地点头。

天将不再迟疑，走到了蓝若霓身旁，高高举起了星月戟，将一身功力全真于神器之上。

一直闭着眼的蓝若霓此时忽地睁开双眼，漆黑明亮的妙目动也不动地望着凌宇尘，嘴角扬起一丝欣慰的微笑，亮如明珠的泪水一颗颗掉落。

红唇轻启，她无声地喊着凌宇尘的名字，最后轻轻一叹，等待死亡的来临。

那最后的一叹，令背对她的凌宇尘浑身一颤，他迅速回身，看见她的泪水，眸中的依恋，以及义无反顾的坚决表情。瞬间，他明白了一切——“住手！她还没有成魔！”他大吼，迅速冲上前，只看见星月戟直劈而下，蓝若霓顿时烟消云散，化成一阵轻烟散去。

他，只抱到了一团雾气，和她遗留下的缕缕幽香，从此之后，他再也寻不到她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跌坐在地，只能淌着泪问着为什么。其余的仙人见魔珠已经销毁，便纷纷离开岷山。不一会儿，空旷的峰顶只剩下三个人。

“你……好好休息吧！”太上老君叹气，知道此时多说无益，便惆怅地离去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仍然发着呆，失魂落魄地重复这一句话。

“若霓什么都知道，她知道你骗她，也知道你并没有找到救她的方法，为了不让你耗尽仙气，她才会想出这个方法，让你不得不出手杀她。”百里无虚垂泪道，想起陪伴了自己千年之久的徒儿，就这么烟消云散，心中自是悲痛难抑。

他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就看开吧！我累了，至于你要走要留，都无妨，总之，岷山永远欢迎你。”长袍一挥，百里芜虚已掩面离去。

凌宇尘坐在地上，脑中一片混沌。他完全无法思考，仅是从中午坐到了傍晚，再从傍晚坐到了深夜。雪花已将他的身躯覆盖，他仍旧没有起身的念头。

如此浑浑噩噩过了几日，他脑海里闪过的全是蓝若霓的身影，巧笑嫣然的模样，明眸流转时的倩丽，还有她魂飞魄散前，黑眸中的无奈和依恋……他呆呆地坐在峰顶，浑然不觉时光流逝，直到一双手拍向他的胃，他侧过身子一看，是百里芜虚。

凌宇尘的神情依旧茫然。他伸手接过百里芜虚递给自己的酒，毫不迟疑地仰头豪饮。



多日的疲劳奔波，心力交瘁，再加上亲眼目睹爱妻身亡，使他喝不到两坛酒，便向后一倒，昏死过去。

百里芜虚将他扛回自己的石屋休息，这是他唯一能为若霓做的——照顾这个痴心的小子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凌宇尘过着颓废的生活，除了瞪着外面发呆之外，就是拿酒灌自己，将自己灌得迷迷糊糊，醉得没法子思考，醉得让自己暂且忘记他已经失去蓝若霓，忘记这种伤心断肠的痛楚。

这一日，睡梦之中，他忽然感觉到有一个冰凉的东西抵住他的脖子，他睁开双眼，跟着大吃一惊。

眼前立着一个白衣男子，黑眸清亮有神，容貌俊逸无比，手中的长剑冷冷地抵着他的颈子。来人正是他苦寻不着的沉轩之！

“沉轩之！”他喃喃自语，若是早些见到他，一切是否会有所不同？然而，若霓已死，他再也没有机会知道答案了。

“你要自己动手自尽，还是要我动手？”沉轩之微一用劲，他的脖子已出现了一条血痕。

凌宇尘闭目待死，完全不加以反抗。

“你无话可说吗？”沈轩之冷冷地问道，手一扬，长剑已收回身后。

“我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不是吗？”凌宇尘疲倦地答道。

“至少让我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之人！你宁愿手刃妻子，也不愿意违反天规，哼！”

果然是个尽责的天庭护卫。”沉轩之冷笑连连，俊脸上尽是鄙夷的表情。

“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全天下找不出一个可以救她的人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转化成魔，你以这样，我的心会好过吗？”凌宇尘凄凉说道，一时之间，两人都陷入了冗长的沉默中。

“你动手吧！如果这能让你心里好过一些的话。”凌宇尘再次闭上双眼，淡然说道。

“你真的想死？”沉轩之冷笑一声。

凌宇尘睁开眼，直视沉轩之。“如果我死之后，可以和若霓相遇，那死又有何惧？但是她已经魂飞魄散，即使我自愿一死，终究无法寻见她，既是如此，生死又有何差别？”沉轩之再度扯出一抹冷笑，而后伸出手，快如闪电地往他颈部击去。“既然你有这个心，我就成全你。”凌宇尘眼前一黑，直直地倒进了沉轩之的怀中。

再次醒来时，凌宇尘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冰窖之中，触目所及皆是千年寒冰，奇冷无比。

“你醒了！”身后传来的是百里芜虚关切的声音。

凌宇尘坐起身，看见百里芜虚身后站着沉轩之，他依旧是一脸冷凝淡漠。

“这里是？”他四处张望，忽然间全身一震，看见了一个不可能再出现的身影——蓝若霓？！

她一身红衣，栩栩如生地躺在冰棺之中。这究竟是真是幻？！他立刻一个箭步冲向前。

伸出双手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抖得厉害。凌宇尘小心翼翼地轻抚她的芙蓉面颊，虽然略显冰凉，但还是温热的。

“这……这到底是——”他又惊又喜，不敢相信自己能够再次见到蓝若

霓。她明明已经在自己的眼前化成一阵轻烟了……“她才是真正的蓝若霓。”沉轩之开口。

“什么？”不单是凌宇尘，连百里芜虚也叫出声来。

“当初师父抱回红儿时，她只是一名人间的弃婴，而且体内留有一颗万魔蚁穿珠。

师父当时和我打了一个赌，看谁能先想出一个既保人又保珠的方法。”沉轩之一顿，一双眼似笑非笑地盯着百里芜虚，后者胀红了脸。想起这件事，百里芜虚就一肚子火，他想了一千年，也想不透沉轩之究竟是怎么办到的。

“万物皆有相生相克之物，魔珠亦然，我找遍上千种事物，才找出一种可以吸引魔珠的东西。”手一扬，沉轩之取出一株淡金色、灵气逼人的莲花。

“魔珠除了会附着在生物之中外，尚有依附灵气和魔气的特性，它原本在红儿体内，若要引它出来，就必须替它寻一个更好的宿主。我先将红儿的魂魄元神引到莲花上，再滴上我的血，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后，即孕育成另一个分身，这一个分身有莲花的灵气、我的仙气，还有红儿本身的元神，我就利用这株莲花，将魔珠引出红儿的肉身，而莲花则幻化成红儿的另一个分身，成为魔珠真正的宿主。”“可是……若霓的魂魄在分身之中，已随着魔珠被毁，就算肉身尚存，又有何用？”百里芜虚提出最重要的问题。

“你刚才摸红儿的身体，是不是有点温热？”沈轩之看向凌宇尘，后者点了点头。

“一个肉体若无元神附着，不到数月必定腐坏。我将魔珠引至分身后，再将红儿的元神导回肉身，而莲花分身的红儿，基本上只有三魂七魄，元神回肉体可保持她肉身不坏；至于分身，虽然只有三魂七魄，但是有莲花本身的灵气，再加上魔珠的法力，所以红儿就有如常人一般，不但可以修炼成仙，还多了分与生俱有的灵气。”“可是，她已经被毁的三魂七魄该怎么办？”凌宇尘忽然觉得有一丝的希望。

沉轩之神秘一笑，走到蓝若霓身旁，接着从自己的腰际间取出一个红色的瓷瓶。

“我从红儿身上取了三滴鲜血，放进这个瓶子中，这个瓷瓶有凝聚精血，孕育魂魄之用，经过了几千年，已经有了让她复活的三魂七魄。”“你怎么会有这个瓶子？”百里芜虚怪叫，徒弟有这种神奇的宝贝，他竟然一点都不知情。

“若是没这个红瓶，我怎么敢和你打赌。”沉轩之嘲弄地瞅着百里芜虚，笑得很得意。

“这样子她就可以复活了？”凌宇尘惊喜交加，颤抖的手紧紧抓住沉轩之。

“还少了些东西。”沉轩之挥开他的手，一张脸变得极为严肃。“她的三魂七魄尚不完整，需要有人自愿牺牲仙气，帮助她的魂魄凝聚。”“我该怎么做？”凌宇尘毫不犹豫地问道。

“你考虑清楚，这可能会耗去你半生修炼的道行，要几千年后才可以恢复成你现在的根基。”“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不惜一切，只要能换得她的一线生机。”凌宇尘郑重地回答。

“她醒来后就不是你的妻子了。”沉轩之噙着冷笑说道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凌宇尘屏息，心已凉了半截。

“我不会让她记得你；她和你下凡不到半年，弄到最后连命都没了。她

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，但也是因你而亡，这样还不够吗？倘若你为了这一点而不愿救她，那也无妨。

我同样可以耗损功力救她，总之我不想再让红儿和你有任何牵连。”“徒儿！你太过分了！”百里芜虚怒瞪沉轩之一眼，他竟硬生生地拆散一对夫妻，真够冷血的！

沉轩不言不语，依旧冷着一张脸。

“这一切皆是因我而起，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。”凌宇尘扬起一抹苦笑，走到了蓝若霓的身边。

“我们开始吧！”沈轩之的黑眸闪过一丝异样的神情，而后郑重说道：“凌宇尘，记住你的承诺。”沉轩之将蓝若霓扶起，双掌贴在她的背部，运功替她生筋活血。

凌宇尘依照沉轩之的指示，将血滴进红色瓷瓶内，接着将功力源源不断地输进蓝若霓全身的穴道。

许久之后，蓝若霓的身子已越来越暖，脸部也开始有了细微的表情。

像是从睡梦中苏醒般，蓝若霓眼皮轻颤，而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“师兄？！”她困惑地睁开眼，迷惘地开口。

沉轩之伸手点住了她的睡穴，并喂她服下安定神经的药丸，重新将她放回冰床上。

“过不了多久，她就会完全康复，元神和魂魄也会完全聚合，连功力都和以前差不多。”沉轩之露出一丝笑容。

沈轩之看向凌宇尘，后者因为输给蓝若霓过多的功力，所以气息显得相当不稳，脸上也布满了汗水。

凌宇尘调息了一会儿，而后站起身，无限依恋地望着沉睡中的蓝若霓，心中只有满满的感动。

他轻轻地伸手，触碰她绝美的脸孔，静静地听着她平稳的呼吸声，这才确切感受到她的生命。

“我已经让她吃下药，醒来之后，她不会记得你，也不会记得在人间的事，你最好在她醒来之前离开。”沈轩之冷冷地下达逐客令。

“徒弟！你……”百里芜虚又气又急。

“他已经害死红儿一次，你还想再有下一次吗？”沈轩之一声冷哼，丝毫不理会一脸憔悴的凌宇尘。

凌宇尘点点头，弯身在蓝若霓颊边印下一吻，随即迈开沉重的脚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冰窖。

这是他曾经说过的话：只要她能活着，他宁愿他们从未相遇过。

如今一语成谶，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

他知道蓝若霓会在岷山，无忧无虑地一直活下去。从今而后，山水永隔，即使相逢亦不相识，他们的生命永远不会再有交集了。

## 第九章 两视无语相对泣

东风乍起，春回芳草，一年中最美的季节到了。

在远离尘烟的岷山，有间简朴的木屋搭建在山腰的密林之中，木屋的主人极少露面，只有在清晨，或是山中漫起迷蒙大雾时，才能在白茫茫的雾中看见他。他总是痴痴地抬头仰望山顶，不言不语，直到太阳升起，雾气由浓转淡，他的身影才会消失。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。

木屋的主人，正是凌宇尘。自从滴血救人之后，他并未折返天庭，反而在山腰搭了间小屋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。

他不愿返回天庭，因为自觉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视天规为己命的尽责仙人，他再也没资格当天帝最忠心的左右手了。

选在岷山隐居，则是想离蓝若霓近一点。能和她住在同一座山中，知道她还好好地活着，他已经别无所求了。

不去见蓝若霓并不是他遵守承诺，而是怕见到若霓眼中的空白，这种陌生的眼神会令他痛不欲生。

白雾再次从脚边涌起，又是一个清晨。他步出木屋，一如往常地凝望峰顶，思潮如浪涌，往事一幕幕浮在眼前。

薄雾中，一条身影由远而近冉冉而来。微风轻拂，来者衣袂飘飘，恍若凌波仙子。

凌宇尘仍陷在自己的思绪中，浑然不觉有人走近，直到他听到了清脆的铃声，闻到了他所熟悉的缕缕幽香，他不禁浑身一震，怔怔地望着眼前的人。

绛唇黛眉，娇艳夺人，一身火红的衣裳。

她当真是让他魂牵梦萦的蓝若霓？！凌宇尘动也不敢动，只怕这是思念过度所产生的幻觉。此时此刻，他只能怔怔的望着她，将她的美一点一滴地记在心里……“你究竟是谁？”红唇轻启，柔美依旧，然而她说出口的话，却将他打入炼狱之中。

凌宇尘浑身颤抖，恍如置身寒冰之中。

她什么都记不得了？！凌宇尘一声凄笑，双眼紧闭，泪水已经盈满双眼，他近乎狼狈地转过身，急欲离去。

“等一等！”红影轻晃，蓝若霓一个飘身又拦在他眼前。

凌宇尘心荡神摇，默然无语。

“你为什么急着要走？为什么总是在这里出现？”她秀眉一扬，语气中透露着好奇。

“我只是一名避世隐者，在此出没并非有所企图，告辞了。”他微微一拱手，强自镇定地回答。

凌宇尘踉跄地向后退，再多看她一眼，只怕会让盈眶的泪水决堤。他红着眼，万念俱灰地转身离去。

蓝若霓立在雾中，幽幽叹了一口气，而后以极小的声音说道：“我以为你守在这里，是为了见我一面。”尽管她的声音极其细微，但凌宇尘却听见了，背对着她的身子再次一颤，然后，他缓缓地转过身来。

蓝若霓与他对望，两泓秋水中盈满深情。

她再次开口，缓声说道：“我一直以为你选择居住在岷山是为了我，没想到却是为了避世隐居，我真是太自作多情了。”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他仿佛置身幻境，对他而言，蓝若霓此刻所说出的话不啻是天籁之音，美好得令他不敢相信。蓝若霓凝眸微笑，初升的阳光投射在她的面颊上，更增三分丽色。她慢慢向凌宇尘走去，步细而缓。

“凌郎，你憔悴了许多。”她柔声说道。晶莹如玉的手，怜惜万分地轻抚着他新生的白发。

他展开双臂，紧紧地搂住蓝若霓，拥住他的妻子，拥紧他失而复得的爱……曾经为了她，凄怆断肠徒生白发。

曾经为了她，徘徊岷山夜不成眠。

而今，怀中的蓝若霓是真实的、温暖的；他忽狂忽喜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

他俩相视无语，只能依依对泣。

凌宇尘将蓝若霓带回自己的木屋。他慢慢地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，她真的坐在那里，笑脸盈盈，秀美难言。

凌宇尘吁了一口气。

“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”芙蓉面颊添了晕红，她害羞地垂下头。

凌宇尘走近，埋首在她如云的发丝中，叹息道：“怕你是我思念过度的幻觉，怕你又消失了。”“你真的想我？那为什么不上岷山顶找我？”她倚着凌宇尘，既好奇又疑惑。

“我必须如此。”他坦言，黑眸流露出一丝痛楚。“沈兄说倘若你重生，就不会让你记得凡间的一切，我答应了。经过了这么多波折，只要你能活着，我什么都可以牺牲，包括永生永世都不再遇见你；最重要的是，我害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“怕看见你眼中的陌生。永远不见你很苦，但见到一个完全不记得我的你，我不以为自己承受得住，所以我隐居在这里，只期盼有天能见到你，即使是远远的一瞥也好。

这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他淡然一笑，心满意足地拥着她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

“可是你怎会恢复记忆呢？”凌宇尘开口询问，不以为沉轩之的法术会失效。

“你真是个傻瓜。”她轻叹，以双颊贴着他的手掌，轻轻摩擦着。“你对我情深意重，这样刻骨铭心之事，岂是说忘就能忘的？”“可是沈兄明明说……”“你认识师兄这么久，还不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人吗？他并不是绝情之人，当时说的也只是气话，又怎会强自封住我的记忆呢？”她温柔一笑，对他解释一切。

“你毫不犹豫地舍去大半功力只为救我一命，师兄对你可是满意极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蓝若霓眼中柔情无限，她倚偎着郎君，既是感动又是怜惜地道：“你怎么都不说话？”凌宇尘这才知道自己又被沉轩之摆了一道！他当时哪有对自己惺惺相惜、满意万分的表现？一副当他是害了自己师妹的万恶之首，甚至巴不得杀了他泄恨的冷酷模样，原来都是假装的？！

“沈兄现在人呢？”该死的沉轩之，让他独居岷山整整一个月，真是可恶啊！

“师兄为了我的事忙了好久，我一有起色他就急忙赶回宓儿姊姊身边了，现在可能正在为宓儿姊吹笛子吧！”蓝若霓像是想起什么似的，忽地落泪。

“你人在岷山，却不来见我，让我一个人镇日胡思乱想，还以为……还以为……”凌宇尘温柔地抹去她的泪滴，爱怜地捧起她的脸庞，柔声道：“以为我怎么啦？”“我以为你后悔耗去功力救我，所以不愿意见我。”凌宇尘轻笑出声，这才明白她在雾中为何装成不认识他的样子，原来是想戏弄他。

“你还不懂我对你的心？”他指着头发，笑道。“为了你，我可是急白了

不少头发，仙子，这样还不够吗？”蓝若霓噗哧一声笑出来，带泪的俏脸已经溢出一朵绝美动人的笑靥。

凌宇尘痴痴地望着她，而后低下头，以吻示情，一遍又一遍，允诺对她不悔的真心。

“凌郎……”她双眸灿亮如星，双颊似火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他应了一句，仍专注于她的粉颊上。

“你打算回天庭了吗？”她知道凌宇尘是天帝的得力助手，即使和她结为神仙伴侣，恐怕也得回天庭复命。

“不回去了。”他漫不经心地回答，而后将她一搂而起，轻轻放在床上，伸手卸下自己的外衣。

“凌郎，可是……”她欲起身，却被凌宇尘压回。

被他持续而绵密的吻打断，她已忘了要说的话。

沁人欲醉的幽香，滑如凝脂的皮肤，从粉颈依序到达她丰盈圆润的酥胸，凌宇尘逐一印下炙热的吻，将她的娇喘吟哦尽数吞入自己的口中。她肆意与她交缠，令她释放全部的热情和美丽，让她为他一人而娇艳……云雨过后，他贴近她微湿的发鬓，低哑问道：“霓儿，你刚才想问我什么？”“我……忘记了，都是你不好。”她星眸半掩，与他恣意欢爱后，她感到疲倦不堪。

“睡吧！”他轻笑出声，将她搂回怀中。“啊！我想起来了。”她忽地抬头，慵懶一笑。

“我想问你：为什么不回天庭？我以为你喜欢天庭的生活。”“以前是独自一个人，到哪里都一样，但是现在不同了，我有一个举世无双的美娇娘，我要带着你云游四海，学着过别人口中那种只羨鸳鸯不羨仙的日子。”“凌郎——”她绝美的脸漾起一抹顽皮的笑容。

“嗯？”他情难自抑地低头吻她。

“我们已经是神仙了。”她好心地纠正他。

凌宇尘抬头，笑意再次回到他眼中，他得意地道：“真好，不是吗？我们既是神仙，又是鸳鸯。你嫁到了一个完美的夫君。”蓝若霓格格轻笑，伸手替他刮羞。“你啊！真是爱吹牛，整个天庭只怕没有脸皮比你更厚的仙人了。”凌宇尘抓住她的手，笑道：“现在你是我的妻子了，所谓出嫁从夫，以后有事你一定要帮我，不可以帮沉轩之，知道吗？”“他是我师兄！”她无奈道。

凌宇尘板起一张脸。“我是你的夫君！”他再次强调。要让沉轩之好看，当然要说服蓝若霓。

“你又不讲理了，师兄从小教我养我，我对他一向言听计从。”她也瞪圆了双眼。

“霓儿！你误会我的意思。”眼看娇妻要发火了，他连忙解释。“我的意思是，既然咱们要去云游四海，当然顾不得天庭的种种琐事，这责任，理所当然会落在沈兄的头上，对不对？”“可是师兄一向不要受束缚？”她觉得太委屈沉轩之了。

“他是天帝的女婿、宓儿的夫君，天庭的事本来就该归他管。”凌宇尘继续游说，为了日后能和若霓过着无人打扰的逍遥日子，他不惜出卖沉轩之。

“这事还是要找师兄商量一下比较好。”她想了一会儿，还是觉得不妥。

“霓儿！你我历经千辛万苦，我只想好好和你过个一年半载，不受其它人打扰的日子，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！”他开始动之以情，只要若霓一点头，

他就要带着她躲到山巅水湄，享受两人世界，过他神仙般快活的日子。

面对他充满期待的双眸，蓝若霓终于点头了。

欣喜万分的凌宇尘忍不住抱着她又亲又吻。

屋外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映得佳人比霞光还娇艳。

凌宇尘望着她半晌，而后痴痴说道：“我第一次见到你时，火光也是将你映照得如此美丽。”她仰起头，脸上只有醉人的深情。“那时候我对你一点好感也没有，觉得你既霸道又讨人厌！”凌宇尘扬起得意的笑，自负道：“我是一个执着的人，一旦动了心，一定会让你爱上我，绝不让你有机会逃开。”“我知道。”她甜美一笑，主动吻住他。

一切从心动开始，他执意的追求，她拚命的抗拒，直到相知相恋，历经死生缠绵，终于得以重聚。

一切从心动开始，而深情则换来永生永世的相守……（全书完）编注：关于凌宇尘和蓝若霓首次会面的故事，请看“蔷薇情话”182《红尘中的精灵》。

## 后记

《烈焰红妆》花了整整一个四月才写完；其中，洛炜去了落矶山脉滑雪，心烦时也常常停笔好几天，再不然就打电话回台湾给琼花和毓华，前者是想换得她的同情，告诉她手酸脚疼（目的，就是想偷懒）。打给毓华姊呢，就是厚脸皮地向她要《铁了心爱你》和《找人来爱我》两本书。

拖拖拉拉地过了两个礼拜，这本书还是没写完。可怜的洛炜都快“白发丛生”了，最大的困难，就是想不出该怎么让“蓝若霓”复活！

脑海中不断浮现一句话：“自作孽不可活。”唉！是洛炜自己手痒让她丧命在先，又无能让她复活，所以只能每天望着空白的稿纸，苦思一些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的方法。然而，从日出想到日落，蓝美人却一点复活的迹象也没有。

之后，我又整整发呆了一个礼拜。

其间回了很多读者的信，也喝了很多咖啡，就差没叼根烟在手上了。但是，洛炜的灵感还是没来。

再次打电话给毓华，言谈间说到交稿日期，五月初两个人都要交出一本，当时已是四月底，她还剩很多没写完，这句话奇迹似地安抚了洛炜，原来还有人比我混！哈！

越聊，越觉得和毓华同病相怜，我们同样是“不见棺材不掉泪”的懒族门人，所以最后总是赶稿赶得头晕目眩，手臂酸痛。

蓝若霓快回魂吧！这是四月份我脑海中唯一想的事。

到了截稿的最后一个礼拜，突然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——洛炜的梦中出现了一位身穿白衣、俊雅无比的男子，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蓝美人的师兄——沈轩之。他肯定是可怜作者已经不行了，所以很好心地递给我一张纸片，上面用蝇头小字写着：“以物借命，清莲续命。”而后，他冷冷地开口：“这样你再不开窍，就太丢人了。”面对他嘲弄的黑眸，洛炜只能猛摇头。我满

脸汗水地接过那张救命纸条，便赶紧坐回书桌前。

经过了几天几夜，聪明的洛炜终于想通了沈大公子的字义，女主角也终于回魂了。

洛炜正在开心可以好好补眠之际，头才一沾上枕头，沉轩之又出现了。

他俊脸满是不悦，口气也更冷了。“我帮了你一个大忙，你怎么不知回报？”洛炜冷汗直流，哑口无言。

“你倒说说，我和宓儿为何要历经十难才能相逢？”“……”洛炜除了沉默还是沉默。

“十难？哼！你真的懂得‘感恩’这两字的意义吗？”“可是……你法术高，人又聪明……屈屈十难，应该不难吧！”洛炜努力解释，就怕他紫玉笛一棒打下来。

“总之，你自己看着办！”沈轩之白袖一挥，消失了。

洛炜猛地睁开眼睛。原来是一场梦。唉！难不成在未交代完沈公子的情事之前，洛炜将夜夜不得好眠？真是作者鸡为哟！

记得《烈焰红妆》写到一半时，洛炜忽然想到一个很有趣的新故事，而且一夜之间就想通了所有的结构，这种天赐的灵感，令我真想一口气全写出来。

忽地又回到了现实——《烈焰红妆》已经写了一半了，也告诉编辑琼花说我会如期交稿，连回信给读者也说快出书了！要是来个大变化，洛炜肯定会变成一个大骗子。

于是，我只好很无奈地将灵感记下来，希望可以尽快将它写出来。经过这件事后，洛炜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：以后只告诉读者们下个月会在哪个系列出书，而不告之书名，以免自己受“善变”的煎熬。

至于已经接到我的预告的读友们！有一句S O R R Y了！洛炜开的支票一定会兑现，只是时间上会有所变动、调整！

请可爱的读友们支持我的善变。

我们八月花蝶再见喽！



